《新安蠹狀》點校并序*

〔明〕古之賢撰 卞利**點校

弁言

古之賢，四川梁縣人，嘉靖乙丑（1565）科第三甲二百名進士，¹萬曆十四至十六年（1586-1588）任徽州知府。在徽州知府任內，他革故鼎新，整頓吏治，移風易俗，使徽州吏治為之一新。凌瑄在為《新安蠹狀》所題寫的〈引〉中，稱讚：「公（古之賢）器宏而識敏，才優而守定，下車之日，矢心報國，鋤害興利。吐哺而思其所為，播告敷施之文，援筆立成，皆發自衷赤。上下交孚，遭遇清時。六邑之長，皆一時之英，師師濟濟，上行下致。是以福澤被於千里，輿頌興於兆庶，翻然有古潁川之風。」²丙戌冬，彭好古授牒至徽州府治歙縣，任歙縣知縣。好古對古之賢為政之風，欽慕有加，甘「拜下風，心嚴焉。每一令出，輒抽彤管簪述之」。³十六年（1588）八月，因政績卓異，「二年所維，天子最侯課，下璽書」，古之賢被朝廷擢升，視兵東海。行前，彭好古取出所錄之古之賢任徽州知府兩年期間「所為條教四十餘種，梓之以備後觀」。⁴乃請古之賢題名，之賢云：「此蠹狀也，安煩剗劂？」於是，彭好古「從侯所麾，而題之曰《蠹狀》」。此即《新安蠹狀》。

《新安蠹狀》全書共分為上、下二卷，上卷為〈議稿〉，除〈祝城隍文〉

* 該書為孤本，現藏於安徽省博物館。

** 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主任、安徽大學歷史系教授

¹ 〔清〕朱言詩等纂修，〔光緒〕《梁山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卷8，〈選舉·進士〉，頁955。

² 〔明〕古之賢，《新安蠹狀》，卷首，〈凌瑄·新安蠹狀引〉。

³ 〔明〕古之賢，《新安蠹狀》，卷末，〈彭好古·新安蠹狀跋〉。

⁴ 〔明〕古之賢，《新安蠹狀》，卷首，〈凌瑄·新安蠹狀引〉。

一篇外，其餘諸篇皆為古之賢向上司申詳、呈議處置相關問題的報告；下卷包括〈牌票〉和〈告示〉兩部分，內容系古之賢治理和革除徽州當時社會積弊所採取的各項政策和各類措施之匯錄；書末另附〈訓士錄〉和〈書箴〉各一篇，並於書首和書尾錄有通議大夫陝西按察使、原江西道監察御史凌瑄前引和歙縣知縣彭好古後跋。

《新安蠹狀》梓刻於萬曆十六年，但是書存世極少。茲次所據點校之《新安蠹狀》刻本，係歙縣鄉土文獻學家許承堯（1874-1946）於杭州抱經堂書肆以重金購得，現藏安徽省博物院。據許承堯《新安蠹狀》之〈題記〉云：「是書乃孤本，雖多缺脫，而所為條教，猶可考見彼時風習，彌可貴也。」⁵我們查遍現存各大書目文獻索引，均未見有《新安蠹狀》之著錄，由此確信，承堯所言不誣也。

根據該書目錄與正文對比，可知其缺脫較為嚴重，其中卷上〈議稿〉篇目二十，現存僅有十二篇：即到任祝城隍文、呈處南京新江口營選鋒紫菜銀兩、呈詳議加運官路費緣由、呈詳新安衛徵收屯糧緣由、呈詳覆議休寧縣買解南糧剩銀緣由、申詳院道嚴禁拐盜緣由、申詳裁革坊里祇應糧長空役、呈詳查議歙休二縣水災放賑稿、呈詳申明新安衛老幼軍人食糧稿、呈詳覆議會計緣由稿、呈詳亟議停徵抵補救荒稿、議查革機戶緣由。其中，呈處南京新江口營選鋒紫菜銀兩、申詳裁革坊里祇應糧長空役、呈詳查議歙休二縣水災放賑稿、呈詳申明新安衛老幼軍人食糧稿、呈詳亟議停徵抵補救荒稿和議查革機戶緣由等六篇皆為殘卷；卷下之〈牌票（稿）〉共八篇，內容分別是：行六縣禁革娼優、行六縣禁革重枷、行六縣查革坊長祇應、覆行歙縣查坊長科斂緣由、行六縣申明起解錢糧、行六縣勸士民葬親、禁暴露親屍、禁生員舉耆民。〈告示〉共十五篇，內容依次為：行六縣嚴禁鑽刺、行六縣嚴禁白役、勸建齊雲山橋、禁機戶打點、禁機戶鑽刺、諭葬、諭新安衛城操官軍字支領月糧、行六縣永定徵收便民釐弊、行六縣禁革糧長空役、行六縣禁革秤頭、禁革坊長祇應、救荒、禁約、禁生儒請托、禁童生喧闐。不過，由於匯錄和刊刻工作的倉促，《新安蠹狀》存在卷首目錄和正文標題不符的現象。

⁵ [明] 古之賢，《新安蠹狀》，卷首，〈許承堯·題記〉。

古之賢出任徽州知府期間，正值徽州社會轉型與劇烈變遷時期，在徽商大規模出賈、貧富差距日益加大的背景下，各種社會矛盾集中爆發，「迨至嘉靖末、隆慶間，則尤異矣。末富居多，本富盡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起者獨雄，落者辟易；資爰有屬，產自無恒。貿易紛紜，誅求刻覈；奸豪變亂，巨猾侵牟。于是，詐偽有鬼蜮矣，訐爭有戈矛矣，芬華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此正夏至以後、秋分以前之時也。迄今三十餘年，則蠹異矣。富者百人而一，貧者十人而九。貧者既不能敵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錢神卓地；貪婪罔極，骨肉相殘。受享于身，不堪暴殄；因人作報，靡有落毛。于是，鬼蜮則匿影矣，戈矛則連兵矣，波流則襄陵矣，丘壑則陸海矣。此正秋分以後、冬至以前之時也」。⁶

《新安蠹狀》中所收錄和彙編的檔案文件，正是古之賢在任徽州知府期間，為革除徽州社會、經濟、教育和文化中存在的弊政和深層次問題而留下的施政記錄。儘管最終治理的效果不甚顯著，但它確實為我們提供了瞭解那一時期徽州社會、經濟、教育和文化發展的珍貴歷史資料。其學術價值和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⁶ [明]張濤等纂，[萬曆]《欽志》（臺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據萬曆三十七年刻本複製），卷6，〈風土〉，頁11b-12a。

〈題記〉⁷

趙氏《徽州府志》：「古之賢，四川梁山人，萬曆⁸四年任徽州知府。」又，《名宦傳》：「彭好古，字伯錢，湖廣麻城人，進士，萬曆中知歙縣。每盜至，訊實，不使株連，立杖殺之，亦不立案。人初以為酷，迨至凶年，人人相戒曰：寧死飢，毋死盜也。戊、己洊飢，乃行縣募富民為糜分賑。人畏其威，不敢不輸，雖擊殺至峻，而人服其才。」張仁熙《雪堂墨品》：「方于魯初執事程君房家，已自為墨，遂不相下。于魯嘗以贖者應郡守古公重購，古公怒請驗于汪左司馬，逮而答之。」

古之賢遺事不概見，獨其答方于魯，可謂快舉。吾于程方之爭，頗不直于魯，雖以白榆社人為之辯護，不能奪也。按：古君以萬曆十四年丙戌任徽守，其禁冶遊，頗注意巖鎮，而秦淮伎陳夜舒來歙，居囊成樓，與潘景升、黃玄龍、程尚之諸人大會于鳳山臺，極一時之盛，見〈互史·虹臺篇〉，乃在萬曆三十六年戊申夏。夜舒以三十五年丁未鏡夕來是，居歙歲餘，距古君之去任已十年矣。⁹

是書乃孤本，雖多缺脫，而所為條教，猶可考見彼時風習，彌可貴也。余從杭州抱經堂書肆重直得之。因記。承堯。

〈新安蠹狀·引〉

建吾古公之牧吾徽也，再朞而五月矣。公器宏而識敏，才優而守定，下車之日，矢心報國，除害興利。吐哺而思其所為，播告敷施之文，援筆立成，皆發自衷赤。上下交孚，遭遇清時。六邑之長，皆一時之英，師師濟濟，上行下致。是以福澤被於千里，輿頌興于兆庶，翻然有古潁川之風。今年八月，

⁷ 原書無標題，茲據內容擬定。

⁸ 題記原文為萬曆皆書「萬歷」。校釋時，均改為「萬曆」。許承堯為晚清人，故避清高宗諱，將「萬曆」改書為「萬歷」。此為坊間鈔本，故〈引〉中亦書「萬歷」。

⁹ 應為二十年。萬曆十五年至三十五年。

公政成遷秩，縣尹彭君輯其所為條教四十餘種梓之，以備後觀。請題其目，公謙讓未遑。無已，則目之曰《新安蠹狀》，示謙也。以瑄觀之，豐亨豫大，昔人所恤；果窳太熟，則蠹生之。新安畿輔，熙洽既久，民風土習，治極而忽，不能無蠹。公為之剔其蠹，將以永其治也。志曰：「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又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後之君子因其成緒，而振德之。」斯則梓行者之心云。

萬歷戊子季秋之吉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陝西按察使前江西道監察御史歙治生凌瑄頓首拜撰

新安蠹狀·目錄¹⁰

計開

[上卷]

[議稿]

一祝城隍文

一議詳驗緣由

呈處南京新江口營選鋒紫菜銀兩

呈詳議加運官路費

呈詳新安衛徵收屯糧緣由

呈詳覆議休寧縣買解南糧剩銀緣由

申詳院道嚴禁拐盜緣由

申詳裁革坊里祇應糧長空役

呈詳查議歙休二縣水災放賑

¹⁰ 原書目錄層次較亂，茲據該書版心文字，對目錄層次進行編排，並相應加上[]以示區別。

呈詳申明新安衛老幼軍人食糧
呈詳覆議會計緣由
呈詳亟議停徵抵補救荒
議查革機戶緣由
申請按院請給憲票疏遏緣由
呈詳歙縣議將街口船由并夫馬茶稅等銀抵納絲絹緣由
煮粥救荒
呈詳出糶官稻
申詳義民黃廷侃輸穀緣由
申請救荒緣由
申詳題請抵補四司料價緣由
覆議歙縣船由茶稅等項抵納絲絹緣由

[下卷]

一牌票

行六縣禁革倡優
行六縣禁革重枷
行六縣查革坊長祇應
覆行歙縣查坊長科斂緣由
行六縣申明起解錢糧
行六縣勸士民葬親
禁暴露親屍
禁生員舉賀耆民

一告示

行六縣嚴禁鑽刺
行六縣嚴禁白役
勸建齊雲山橋
禁機戶打點

革機戶鑽刺

諭葬

諭新安衛城操官軍支領月糧

行六縣永定徵收便民釐弊

行六縣禁革糧長空役

行六縣禁革稱頭

革坊長祇應

救荒

禁約

禁生儒請托

禁童生喧闐

一訓士錄

一書筭

〈新安蠹狀·卷上〉

[議稿]

到任祝城隍文

萬曆十四年四月十八日，徽州府知府古（之賢）奉命來守茲土。先一日修故事，惴惴焉齋宿為文，敬命祝史，諗于本府城隍之神。曰：維明天子，疆理郡縣。既畀牧守，復置城隍，以表裏郡事。事與神相關，而分與神相等。然至之日，未及握符治事，而必先禮神之謂何？迨其后也，遇朔、望，輒瞻拜罔輟，僕僕焉祈禱禱告。一切為民請命，而牧不有其功，又何徼福於神者厚，而自治之罔聞耶？夫社稷人民，惟神是主；安危禍福，匪神焉依。而其屋漏不愧，合德神明，則牧之靈臺中，必自有神在焉，而後神之聽之也。今某當蒞事之始，可不矢厥心以與神約乎？有如深池高城，奠我民居，勿使有狐鼠刁斗之徼惟神；禦災捍患，保我民生，勿使有水火、旱荒、疫癘之憂惟神。其他大猾神奸，盤根據窟；巨室刁民，梗化亂俗；賄賂通神，鑽刺如蠹；鈐制官府，強食弱肉；罔惜月旦，雌黃唇吻。有一于此，皆政之蠹。

牧愚罔測，神牖其聰；牧迷罔決，神相其衷；牧弱罔制，神殛其兇。民安事治，悉神之功。若然，則牧臨境而祈，朔、望而拜，非諂也，宜也。如其濫罰殃民，黷貨自黠，或挾私而誅求，或指公而科斂，是謂不廉，牧伏其辜；如其虐民侮士，淫刑以逞，以軍徒為兒戲，以民命為草菅，是謂不法，牧伏其辜；如其媚豪貴而枉善良，抑或務強項而裁賢貴，逞我胸臆，上逆下悖，是謂不公，牧伏其辜。矢此三言，以端厥初。靈臺罔罔，是神之都。朔、望來臨，問神有無。《詩》不云乎：「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與汝。」¹¹夫牧不逮神之聰明，而勉脩神之正直。將以此上報天子，下謝蒼赤，而庶幾無忝於牧守之職。謹告。

¹¹ 與原典文字有異，應語出《詩經》〈小雅·小明〉：「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呈處南京新江口營選鋒紫菜銀兩

(上缺)

除支給官軍月糧外，其中官軍事故，每年稍有盈餘，可足七十六兩二錢之數，合無於內照數支解。是以餘剩軍糧而濟額外兵餉，在官為正支，而民得免加派矣。具由，於萬曆十四年六月初九日，呈詳欽差兵備副使牛轉呈欽差巡撫右副都御史王批開：如議。行檄。

呈詳議加運官路費緣由

為攢運糧儲事。蒙欽差兵備副使牛案驗，准專管漕務督理糧儲山東布政司左參政陳手本抄，蒙欽差總督漕撫河道軍門侍郎楊批：該本道呈前事，備行到道，仰府即查新安衛領運官員有無路費，及別項資給。如無，應否議加？該衛所有無公費銀兩堪動，或應作何處派給？計畫妥當，具由呈道，以憑回覆轉詳，定奪施行。

計開：

一、議處路費，以杜侵科等因。蒙此。依蒙備行。新安衛回稱：查得本衛額兌鎮江府丹徒縣漕糧，上年領幫指揮、隨幫千百戶等官，與旗軍一例開支行糧三石，並無外給路費銀兩，亦無敢有侵剋軍旗盤纏。費用不資，預支合該俸糧湊用。但本衛止有輕科公費銀兩，書冊刊有定數，別無堪動銀兩。本衛運糧官軍行糧，原係本府麥米銀內開支。今蒙優給路費，合無於麥米銀內照數加給運官，得濟窮途之急等因前來。為照新安衛兌運鎮江府丹徒縣糧米，運官與同旗軍每年各支行糧三石，再無路費銀兩。內：領幫指揮一員，該給路費銀十兩；隨幫千百戶五員，每員該給路費銀四兩，通共該銀三十兩。既有兩浙運官事例可循，相應准其增加。但衛編公費銀兩，奉文刊載書冊，已有定數。本府存留麥，僅穀官軍糧鈔之用，難以別項增加。查得議單：新安衛官軍遞年兌運丹徒縣漕糧，則運官路費似應取該縣，於耗腳內別行議處。其徽州府原無漕糧，似無代丹徒縣派辦路費之理。若以某衛之官運某縣

之糧，即派某縣之民供某衛之官，事體畫一，民情輸服，庶運官既蒙優恤之新恩，而本府又免無干之加派矣。具由於萬曆十四年五月十四日呈詳欽差兵備副使牛轉詳漕院楊，未奉批示。

直隸徽州府為申明屯例嚴併屯糧以濟運儲以祛宿弊事

蒙欽差兵備副使牛批：據新安衛運糧指揮翟鳳翔呈前事。蒙批：仰府查照成例，嚴督各官依期徵給，繳。蒙此。續蒙本道批：據新安衛管屯指揮汪坤呈為壘查成議、以定徵收事。蒙批：仰府查議報。蒙此。又蒙本道批：據新安衛經歷林日輝呈為懇乞申明，題准欽依屯例以濟運儲、以祛宿弊事。蒙批：仰府併查議報。蒙此。遵行。間續蒙屯院李批：據新安衛經歷林日輝呈，亦為前事。蒙批：協收事例，原奉題請，該衛何不遵行？仰徽州府查報。蒙此。又蒙欽差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批：據新安衛管屯指揮汪坤呈，亦為前事。蒙批：協收既有明例，恐亦未可廢也，仰府並查報。蒙此。又蒙本道憲牌，蒙欽差巡按直隸屯田馬政監察御史孫批：據新安衛指揮汪坤呈為懇查成議、以定徵收事。蒙批到道，仰府即查該衛屯糧是否向係管屯官徵收，有無舊例。逐一查議妥當，具由呈道，以憑覆覈轉報。蒙此。依蒙遵將批詳文卷牒送本府通判胡查議妥當，具由回報，以憑覆議轉奪去後。續准本官牒稱：查得萬曆十二年十二月內，本廳蒙屯院方憲牌批：據新安衛前任經歷諸紹先呈為徵收屯糧事。仰職備查該衛歷年事例，應否協收？務要從長酌議，備行到職。該本廳看得，該衛屯糧向係管屯官徵收，並無經歷協收事例。自萬曆九年題奉欽依，行衛遵行。經歷向缺，亦未見有協收事例。今經歷諸紹先查照前例呈請，已蒙院、道批允，似當准其徵收。但據該衛又稱：屯糧重務，恐彼此推捱，事不歸一，衛司互相執論矛盾。錢糧重務，卑職難以定議，呈乞或照新例，令經歷協收；或仍行管屯官照舊徵解。具由請詳本院，續蒙批開：經歷協收屯糧，雖亦有例，然查之各衛，並未有行，無亦恐蹈十羊九牧之謬乎？況該衛屯糧，歷年無欠，又無事紛更為也。汪坤仍照舊專管督徵，依限完報，此繳。蒙此，備行管屯官汪坤照舊徵解申繳訖。

又該本府蒙兵備副使周憲牌，奉巡撫都御史王批：據新安衛經歷司呈

詳：本衛經歷與管屯官協收屯糧緣由協收屯糧事。仰查該衛屯糧，向係何官徵收於何年間？奉何明文？應否該衛經歷與屯官公同徵收？逐一查明，具由呈道轉報。蒙此。又經本府具由呈詳前道周：看得徵收屯糧，例該指揮一員專管。近例以經歷協收者，無非俾其互相催併、稽察侵漁，以裨實政之意。在經歷諸紹先遵例呈請，似非越俎，而指揮汪坤以彼此推捱為辭，覺失和衷。但查該衛屯糧，遞年無拖欠、侵欺之弊。既蒙屯院批行，似難再議。合無呈請，姑准，仍令管屯官照舊專管徵收。具由呈詳。撫院王批開：屯糧徵收，照舊聽管屯官專管。繳。案行到府，遵行在卷。今准牒議前因，又經備行該衛查議去後。續准。回稱：查得本衛額徵屯糧、銀兩，向係管屯指揮徵收，節年屯糧，俱已完足，管屯官並無侵用。本衛經歷自未與管屯官協收，合將所徵屯糧、銀兩，依運糧翟指揮先年條議事例，屯糧分為三解，立限督責：二解銀兩，勒限二月終；三解銀兩，限三月終，各起解濟運完糧。其原借庫銀，限四月終解府補庫。如官舍及民人佃種屯田，恃頑不納者，許屯官呈府嚴追；如屯官侵欺，聽府衛參呈究治；若屯官違期，聽本府拘提屯官的親家屬，同識字比併。如是，則事體歸一，而屯政可以考成，錢糧亦得早完，運務可以克濟矣。等因。到廳。准此。

照得屯運，國之大事。專管協收，俱宜一聽上裁。今林經歷呈稱「奉有欽依事例」、宜聽其協收。即非越俎代庖，亦跡涉希冀。汪坤呈稱：「奉有上司明文，向係專管，不便協收。」似宜照舊遵行。但據押運翟指揮呈稱：「運軍行糧，過期不給通關。曠年未繳，即專管亦未能無弊也。」矧該衛設有經歷一員，凡卒五（「五」應為「伍」字之誤——點校者註）錢穀，理宜聽其參預稽查，犬牙相制，以防侵漁之弊。但外經歷為本府屬官，實亦該衛首領，位卑權輕，與京衛經歷統攝軍士、事權隆重者大不相侔。若委之協收屯糧，則彼既不能管攝軍人，又何能催攢糧務？異日者運餉不給，彼此推捱，咎將誰妥乎？看得協收，則衛司既不能專管，則侵拖又所不免，合無以催徵起解專屬之，該衛管屯官登記發票，按季類報，屬之經歷，庶糧務便於責成，而侵漁亦無所容矣。等因。備牒前來。准此卷。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國題為屯政久敝，懇乞聖明及時整理、以定經制、以貽永利事，內一欸：一議重經收官員。蒙戶部覆：查得萬曆七年交兵科給事中趙世勳題，本部覆議：京衛屯糧，着落

經歷同掌印官經收起解，經歷給由，必呈詳本部。查其原催屯糧，通完方准起送。等因。奉聖旨：是。今本官要將經歷吏目，同管屯官公同徵收起解，免致私使侵費。查與前奉欽依相同相應，依擬：以後，責令本衛經歷同掌印管屯官協收，眼同貯庫。或通同侵費，與衛官一体查叅。等因。題奉聖旨：依擬行，欽此。

至萬曆十二年間，據新安衛經歷諸紹先、管屯指揮汪坤各將徵收事例具呈前來，已經道府議呈撫院王、屯院方，俱蒙批詳照舊，遵奉在卷。今經歷林日輝與指揮汪坤仍互呈前因，各欠和衷之誼。又經牒行胡通判¹²復議回府，通行查明到案。本府覆議得，屯收錢糧，係干軍餉。以故軍政考選，例有屯官一員專管，此祖制也。后因武職之廉幹頗少，屯糧之拖欠甚多，以致添議經歷協收，防其侵費，此新例也。但外衛經歷位卑權輕，委與京衛不同。若令協同徵收，則軍人不受管攝，安聽催徵？該衛無庫，何官守掌？何官秤兌？發票起批，何官僉（「僉」應為「簽」字之誤——點校者註）名？何官經管？事權紛錯，必致推諉；文移滯礙，反難責成。又奸猾武弁妬權則爭，牟利則害，是使經歷反受制於屯官也。況該衛屯糧，歷年並無拖欠。既蒙院、道詳允照舊，似難再議。然該衛錢穀出入，經歷司例得叅預，彼此相制，庶杜侵漁。合無以后設立徵收之法，行令掌印官，每遇徵派之時，將該衛額糧若干，每石派則若干，造完由票，每戶一張。又立實徵厥經一簿，俱用經歷司印信，磨算相同，轉發官（「官」應為「管」字之誤——點校者註）屯官，方許開徵，以杜多派之弊。又設立鴛鴦收票，中用經歷司合縫引信，以一半給納戶執照，以一半存屯官案候查盤。其實徵簿聽納戶親填，此鴛鴦票聽管屯官出給，自一號起至百號止，用盡再印，此以杜侵漁之弊。如無經歷司印信收票者，即係旗甲與屯官通用私票，擬以侵欺，仍每月份歷司，將收過數目揭報本府查考。如此則經歷雖不摻奪徵收之權，實操稽查之柄。既與新例不悖，又於事體相宜，庶屯政有裨而群喙自息矣。具由於萬曆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呈詳欽差兵備副使

¹²管糧通判胡：即胡邦彥。據〔清〕馬步蟾纂修，〔道光〕《徽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7之1，〈職官志·郡職官·明·通判〉，頁462載：「胡邦彥，浙江餘姚人，萬曆十一至十五年任徽州府通判。」

牛轉詳欽差巡撫右副都御史余¹³批開：仰徽寧兵備道查報。奉此。續蒙本道案驗，仰府即便轉行該衛查照，永遠遵行，毋得違錯。

呈詳覆議休寧縣買解南糧剩銀緣由

為議革蠹弊以蘇民困、以裨國計事。蒙欽差兵備副使牛批：據本府呈詳，休寧縣十一、十二年分買解南糧，剩出正則并貼役銀共一千七百餘兩，抵作十三年分本色南糧免派於民緣由。前事蒙批：據呈休寧縣以萬曆十一、十二年買剩米、麻銀抵作十三年正額，免編一年，以寬民力。該縣為民之心良切，既已可行矣。但年分豐歉，難以預定，徵二免一之說，有無窒礙？至於糧吏、糧長余勝、程文昌等奉法效勞，委應獎勸，其超參一節，是否可行？仰府通查各縣事規，從長議妥，報奪。蒙此。依蒙通行歙（縣）、婺（源）、祁（門）、黟（縣）、績（溪）五縣，備查十一、十二年分買解本色南糧，有無餘剩銀兩？糧長、吏役，有無犒賞超參去後。催據五縣各申稱：節年起解南糧本色米、麻等項，俱遵會計數目，行令糧長自行收買運納，並不差吏監買。即無餘剩銀兩及超參犒賞等情到府，為徵二免一之說，難以輕議。惟貼役銀兩。如以後官員俱能如丁知縣¹⁴精明綜核，置簿稽查，則歲必有餘剩，相應儘其多寡，申報院、道，收貯縣庫，毋許別項支用。遇有甚歉年分，臨時申請抵民惟正之供，則凶歲疲民寬一分而受賜一分矣。其十三年應徵正則銀二千七百一十八兩一錢二分，合無俯從縣議，免派一年，使小民均沾減省之實惠，而縣官不失節愛之初心，似亦可行。主簿孫佳胤¹⁵悉心樽節，相應獎勸。糧長程文

¹³ 余，即余立，進士，廣西柳州衛人。萬曆十四年十月己巳，由浙江右布政使陞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兼總理糧儲。據〔清〕丁廷捷修，〔清〕趙吉士纂，〔康熙〕《徽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3，〈秩官志·監司職官·明·巡撫都御史〉，頁475。

¹⁴ 丁知縣：即休寧知縣丁應泰。據〔明〕李喬岱修，〔萬曆〕《休寧縣志》（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微卷，明萬曆三十五年修刊本），卷4，〈官師志·縣職〉，頁19a-b。載：「丁應泰，號衡嶽，湖廣江夏人，進士，萬曆十一年任休寧知縣，後陞刑科給事中、兵部主事，加四品服俸，贊畫朝鮮軍務。」

¹⁵ 孫佳胤：樂城人，歲貢生，萬曆十一年任休寧縣主簿。據〔清〕馬步蟾纂修，〔道光〕《徽州府志》，卷7之2，〈職官志·休寧縣縣職官·明·主簿〉，頁490。

昌等委無染指，相應犒賞。糧吏夏有望、余勝守法效勞，相應比照管倉農民事例，俯賜超叅，以勵將來。

再照：知縣丁應泰視民如子，治國猶家，孳孳牧愛，而恩浹閭閻，凜凜風裁，而事切經濟，真循良之政而遠大之資也。相應優待，以勵賢能。前項獎賞銀兩，就於剩餘貼役銀內動支，用示鼓舞。具由，於萬曆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呈詳欽差兵備副使牛轉詳。

[申詳院道嚴禁拐盜緣由]¹⁶

為懇乞申嚴禁奸彌盜之法、以靖地方事。照得徽俗惟當舖為盜藪，惟認拐為民害，有司苦緝捕之難，小民被奸騙之累，由於法輕易犯，故奸偽日滋，而盜風不息也。行據黟縣知縣王家光¹⁷申稱：各縣當舖俱係有力之家，一日之內，當貨無慮百金。不審姓名，不詳居址，或以十兩之貨而當一兩，或以一兩之飾而當一錢。侵晨暮夜，當者即去，一人異縣，真賊難起。合無俯從嚴行各縣當舖，止許典當本境貨物，務識其人。如異縣，不許槩當等因申府。

又據歙縣知縣彭好古¹⁸將槩縣典當舖戶盡數籍名在冊，給照稽查，俱有裨地方。除通行禁約外，看得當舖積弊，惟認貨不認人，明知為盜，即暮夜扣門，無不受當者，以致盜賊今日劫掠重貨，明日即易輕齎而逝。往往捕獲賊人，毫無贓物可搜。及至起贓，類多勢家大戶，猶然索要取贖，恬不知畏。是賊以當舖為囤，而其贓甘與當舖共之；當舖以贓為利，而其鋪樂與賊居之。官司詰問其罪，則曰：「我不知情，律當不坐。」縱加之罪，不過擬杖而止。然以貧窶負販之夫，一旦挾持段（「段」同「緞」——點校者註）絹衣服，或金銀

¹⁶ 該文無標題，茲據目錄擬定。

¹⁷ 王家光：即黟縣知縣。據〔清〕程汝翼、俞正燮纂，吳甸華修，〔嘉慶〕《黟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4，〈職官志·名宦〉，頁474，載：「王家光，字君寵，號謙山，湖廣沔陽州人。萬曆十四年由舉人知黟縣事。」家光在任期間，百廢俱舉，新建縣大門、重建儒學，又建關聖廟，續纂《黟縣志》，著有《政績議略》、《鄉約事宜》諸書。

¹⁸ 彭好古：據〔萬曆〕《歙志》，卷11，〈傳卷一·令宰傳〉，頁12a-b：「彭好古，字伯錢，進士，湖廣麻城人。萬曆中任歙縣知縣，以執法嚴酷著稱，在縣遇災荒，募良民為粥，分賦飢者，全活甚眾。」

首飾，或貴重器玩，以十當一，以兩當錢，何不問其所自來也？此謂之不知情，可乎？明是玩法圖利，坐地分贓，無盜之罪而有盜之心。若不申飭，盜風何得而息也？

又據歙縣知縣彭好古、休寧縣知縣丁應泰節次申詳：設拐人犯，每月不下數起，俱經依律擬徒，轉詳兵備道配發外，看得設拐之風，惟徽中最盛，一夥棍婦人誘入其家，即幽之深室，無從呼叫，或摯其手足，或去其衣服，無能脫網。每一室而拘禁數人，內有不從者，以死脅之，無不落膽，此其拐誘則然也。然又有窩囤之人為之接手，有販賣之人為之轉送，交相為奸，得財分用。是以設拐為生涯，以法令為弁髦，比比皆是，此其奸民則然也。獨怪夫承買者，不辯（「辯」應為「辨」字之誤——點校者註）籍貫，不問根芽，而圖賤收買。如遇訪獲，則曰：「我不知情，律得不坐。」彼將謂不斷還人，則斷還財，禮猶能不失其一。即明知設拐而買之何懼？是無拐之罪有拐之心。若不申飭，奸究何自而息也？查律稱：知強竊盜賊而故買者，坐贓論罪，依例枷號一月，發落。若設拐窩主及買者知情，並與犯人同罪，追價入官。是二律何嘗不嚴也，徽人犯者甚眾，安能盡以知情罪之？今斷此獄者，率稱不知情不坐，則是罪既漏網，本尤不失。至於婦人犯該設拐徒罪，又不過決杖一百，收贖而止，固宜乎？

人之輕犯法也，去薪然後可以止沸，拔本然後可以禁流。職雖目擊其奸，而勢家滑俗，習久犯科，豈易釐革？伏蒙本院明法勅罰，孜孜以彌盜安民為念。若不仰藉憲令，通行申飭，其害無已，令無行令。六縣通將典當舖戶藉報在冊，如有擅當隔縣貨物，不識姓名、住址者，事發，贓物入官，不許取贖，即令改易別業，不容仍在本地開當。收買子女，有不識主婚媒人籍貫根芽者，事發，財禮入官，不許給主。若知情，仍依律問罪。其設拐婦女，貨賣入官，彼口慣於賣人，何怨於賣身也。倘有能一面設計受當，一面密報官司，捕獲真賊；一面設計承買，一面密報失主，捕獲真拐，就於失主之家斷給贓物，一半犒賞。

蓋人情不憂犯法，而憂折本。況法嚴則人畏，賞明則人趨。縱有盜賊設拐之徒，而其贓無人受當，其拐無人受主，則其發覺也速，其緝捕也易，是亦彌盜禁奸之一術也。若謂本境既嚴，則彼必出境當賣，法令之所不及，又

如之何？今查本府所屬各巡檢衙門，皆居四塞險隘之地。若能嚴加盤詰，則盜賊奸究安能飛度？然各官經年無一功蹟報府，而惟縱容弓兵索騙商旅，擾害地方，此又法令弛而督責疎也。合無遇有事發，務根究經過何處巡司衙門，治以疎放之罪。除四季比較之外，仍附過於功蹟（「蹟」應為「績」字之誤——點校者註）簿內，不准給由，庶法守嚴而地方靖矣。

具由，於萬曆十五年八月十二日，通行申詳去後。續蒙欽差兵備副使牛批開：稽查典鋪，誠彌盜一策。本道前行保甲條內，已列此款。如地方不實行，何其議處？設拐一節，甚詳且善，審力行之，此風當息過半矣。俱如議，通行遵守，仍候各院詳示繳。又奉欽差巡撫右副都御史余批開：江南大盜多借典當以為寄頓，本院痛恨久矣。據議真中肯綮，與設拐之禁，皆有益地方之大者，不獨新都一郡當行也，仰徽寧兵備道通行各府，嚴行禁約，有犯毋赦。蓋各處典鋪多係豪強，而能不畏強禦者，必賢有司也，本院將持此以旌別焉。繳。又蒙欽差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批開：當鋪為盜藪，設拐為民害，迺徽俗之積習。據申洞悉弊原，處分詳確，誠彌盜禁奸之石畫。仰府即刊示申飭，分發六縣掌印官併各巡檢司，着實奉行。本院行將觀厥成焉。此繳。

申詳裁革坊里祇應糧長空役稿

為督撫地方事。蒙兵備道案驗，奉欽差巡撫右副都御史余案驗前事。照得撫屬各（原書下缺一頁——點校者註）……之里長也。自條編法立，里長祇應盡行裁革，悉照丁糧上納官銀，民向稱便，里長歸農，小民息肩久矣。然獨坊長猶然用之，不特酒席下程，而私衙家火什物一切取辦，此猶本職，萬曆十四年四月到任時事也。卑職心竊呀之，隨訪之士夫，僉謂關隅坊長祇應錢糧，實出科斂。每人丁一丁，私科三錢；每糧一石，私科三兩，總計通縣苛斂不貲，此在條編之外，復被重科之苦。殷富者出之不甘，貧窮者處之無措，乃歷年因襲之弊政，而卒不敢告者，由府官身先用之耳，致使本院德意且不及於瞻依孔邇之民，何況村居野處之眾？職等即席藁待，誅何辭也。隨經本職於十四年六月初二日未奉之先，通行禁革，將酒席、下程、中火，行令農民領銀買辦，一季一換外。竊慮吏農奸猾多端，政令日久，更變擬合申允詳示。

之後，刊示縣堂，不許吏農以後復生事端，攀扯坊長答應，聽本府密訪揭報院、道施行，庶關隅無獨累之苦，而閭閻蒙一視之仁矣。伏乞憲裁。

一審糧差不許多編空役。竊照糧長之設，原奉勘合，遴選丁糧多者充糧長。而又奉明文，止一正二朋，以示津貼。各年輪改，較糧長之多寡，定貼銀之規則，此以為糧長傾銷加耗、糴買南糧解運盤纏使用，謂之「貼役」。至於編貼，糧長之外，仍將空閑人戶編銀，上官公費，謂之「空役」。貼役歲約一二千金，空役銀兩稱是。然貼役誠不可無矣，豈盡充前項之費乎？管糧官開局常例，運官下程禮節，吏胥饋遺，不可勝言。糧長不勝誅求，安能不倍求津貼、加添朋戶。及滋騙局，今不可稍稍減裁乎？至於空役銀兩，尤係無名之徵。先年歙縣偶有祭葬，休寧縣偶有修城，各工費無措，間一行之，在彼時不失為權宜，而後遂沿訛踵弊，襲以為常。編派不行，申請支銷，徑自動用，每年約數千金，作何下落？此清修之士惡其浼己而欲亟去者也。今不可盡罷乎？隨經本府於萬曆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未奉之先，通行禁革外，合就申請詳示。之後，刊示縣堂，不許曲徇糧長于一正二朋之外，多攀貼役，及一切常例，悉行禁革。其剩下糧戶，盡數釋放，毋得復徵空役，以自點染。雖目前縣官表表然並無前弊，而日後有司嚇嚇然永為成憲矣。伏乞憲裁。具由於萬曆十五年八月十六日，具由申詳欽差巡撫右副都御史余批開：二事皆地方積弊，沿襲有年，而翻然決去於一旦，誠大有造於新安矣。依行勒石縣堂，守之永世。敢有故違，吏書坐贓究，遣官參治，決不輕貸。此繳。

呈兵道查議過歙、休二縣水災放賑稿

為水災事。蒙欽差兵備副使牛憲牌，奉欽差巡撫右副都御史余批：該本道呈詳徽州府查報所屬歙等六縣災傷緣由，前事，仰府即查休寧縣所被災傷田畝，果有成災者若干，或水退不成災者若干。其成災者，以槩縣原額，總計是否實及六分之數，於例應否蠲賑，倉庫有無堪動錢糧？合應作何議處？逐一查議明確，具由呈道，以憑轉報施行等因。蒙此。又蒙本道憲牌奉撫院余憲牌，為督撫地方事。仰府速查所屬見被災傷縣分，見貯倉稻若干，堪動官銀若干，被災窮民若干，併一應散給事，速行查議明白，差人星馳齎道，

以憑轉詳施行等因。蒙此。隨經備云憲牌內事理，備行歙、休二縣，逐一遵照查議去後。未報。間又蒙本道批，據本府于同知¹⁹呈詳：勘過歙、休二縣災傷分數緣由，為連遭異常大水災荒事。蒙批：報災勘災，前後時既不同，而山水倏漲倏消分數，豈能盡拘此？自各有攸當者，庸何傷歙、休兩縣？放賑事宜，仰府速議報奪等因。蒙此。又經通行查議去後催。據歙縣申開：案查本縣原申不等，都畝被災地方田土，委果水衝成溪、山崩石壓、沙漲，共田六頃八十九畝五釐六毫，地四頃一畝一分三釐七毫九絲，塘二畝六分九釐五毫。以槩縣田地十分為率，計成災五毫四絲四忽六微八塵四渺，被災人民共三百四十四名。查得本縣庫貯，原無堪動官銀，預備倉稻穀，除糶穀外，見貯稻一萬四千四百四十九石八斗。即今被災之處，以一縣計之，雖不及十分之一，而……。（下缺一頁——許承堯原注）故而竭其倉庫，則明春荒何所措處，以賑民之窮乎？在歙縣災輕，則可論畝，本縣災重，似當論民，合無將本縣倉庫積貯存留十分之六，以備來年饑荒。今止動支十分之四，以賑目前之患。所據原報衝決田地、被災之民，實有三千八百九十九人，分別輕重，定為三等：其田水打成溪者，四百六十名，為一等，每名給穀六石；水打沙漲、尚可開修者，二千二百九十九名，為二等，每名給穀三石；水澇禾傷、止不修成者，一千一百四十名，為三等，每名給穀一石。其滄死人口四名，每家給穀八石；沖去房屋九十八間，每家給穀四石。通共稻穀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一石，內動支倉穀五千石，其餘六千二百二十一石，每石折價銀貳錢伍分，動支在庫銀一千一百一十五兩貳錢伍分，以足前數。仍較量地方遠近，離城三十里之內者，示諭赴倉關穀；而三十里外、溪壑可運者，載穀就民給散；其在百里之外、不通舟楫者，照數給銀。而賑濟錢糧大計，欲行委官，恐滋奸弊，須卑職親詣各都各畝，照冊喚集災民，逐名親領，則窮簷蔀屋、流離災傷，莫不人人沾被賑恤之仁矣等因。緣此，查得戶部事宜：「凡災傷三分者，例不賑濟。」今歙縣成災五毫四絲四忽，休寧縣成災二分六厘五毫，均不及三分之數，不在賑濟之例。緣以槩縣計之，雖於例不合，以一家計之，則其苦可傷。伏蒙本院軫念民瘼，惻然賑救，閭閻瘡痍之民，無不歌頌憲恩，

¹⁹ 于同知：即于翰，進士，直隸井陘人。萬曆十二年出任徽州府同知。據〔清〕馬步蟾纂修，〔道光〕《徽州府志》，卷7之1，〈職官志·郡職官·明·同知〉，頁461。

相慶更生矣。及查十四年婺源縣水災五厘二微九塵，申奉本院詳允：上等災民每石（「石」應為「名」字之誤——點校者註）給穀一石五斗，中等災民每名給穀一石，下等災民每名給穀五斗，遵奉在卷。今歙縣議要照畝，休寧縣議要照民，照民者上等給穀六石，其中等、下等各有差；照畝者每畝給穀五石，其地、其塘各有差。但水災尤有方所，二縣俱不重多，尚可從厚。假如旱災遍野，分數若多，其何以繼之？其照民者，上等六石，若至三分以上，豈能人人六石乎？照畝者，每畝五石，若一人而災傷十畝或二十畝，豈可一人而賑穀五十石乎？一百石乎？均屬過多，後難為例。合無查照婺源縣上年事例，量行加厚，俱照民數分為三等：上等者給穀二石，中等者給穀一石伍斗，下等者給穀一石。滄死人口者照上等例，衝去房屋者照中等例。動支倉穀及稻價着落，正官定期下鄉，親行唱散，不許倉庫農民剋減斛面秤頭。如有吏胥作弊，災民不沾實惠，查照題准事例，申請拏問。

再照：災傷地方，佃戶已不完租，其田主錢糧例不蠲免，則今所賑濟者宜在田主，不在佃戶矣。但賑濟銀穀有守候之難，有冒領之奸，有減剋之弊，孰若將應賑銀兩數目，出給印信官票，付與災民執照，抵作本年條編銀兩。無條編者，准抵稅糧。其應動支倉穀與稻價，即作縣官積穀數目及條編支用，似乎官民兩便，而吏弊盡祛，是又一策也。如於縣官不便，不妨仍照前議，緣係議報放賑事理，擬合具由於萬曆十五年九月十六日呈詳欽差兵備副使牛轉詳欽差巡撫右副都御史余。奉批：二縣賑濟事宜，准照該府原議施行。仍多出簡明告示曉諭，不許混冒重徵也。（此）繳（應脫漏「此」一字——點校者註）。

呈兵道申明新安衛老幼軍人食糧稿

為申明老幼軍人食糧則例，以釐夙弊事。照得：新安衛城操官軍應支糧鈔，例該雙月一放。遵奉本道案驗，奉本院批詳，轉行府佐官一員，會同衛官親放。凡有扣除使費、短少秤頭、抵換低銀、包放月糧、冒支軍餉，俱無容作弊，使貧軍得沾實惠，而所官無容侵漁，法至詳悉。除遵行外，今據新安衛造送印信領狀，領支官軍孫繼先等五、六月分糧鈔，共該米銀一千三十七兩八錢三分一釐，責令四所掌印千戶張枝等鑿鑿包封完備。該職……（下

缺一頁——許承堯原注)充數，希冒糧餉、占領屯田者有之矣；亦有戶下果無壯丁，所官曲徇人情，衛官占作伴當，圖冒月糧、不赴操練者有之矣。今若不行選汰，則營武有空虛之患；若不分老幼，則食糧有冒濫之奸，似應議處。

查得《大明會典》開載：旗軍有家小者，月支本色一石，無家小者支八斗，老幼紀錄俱支五斗。欽此。是以各處衛所，凡係食糧五斗軍人，以為守城跟官之用；食糧八斗軍人，以充運糧京操之差。此本職前任戶部放糧，凡京衛、外衛莫不皆然，何獨新安一衛盡皆食糧八斗而無分於老幼乎？然則守城老軍又從何而來也？今該衛指揮奉文沙汰老幼，俱要壯丁，以故槩支月糧八斗，是反得藉此虛冒糧餉，致使營伍空虛，恐非所以肅軍政而勵士心矣。為此，合行申請憲裁，俯行查議，南直隸各衛所，有無別項事例，合無行督軍廳會同該衛，如遇選補旗軍，務要嚴督所官，勾取精壯正丁，方行頂替。如果無壯丁者，姑紀錄事例，止許食糧五斗。惟復仍舊一槩食糧八斗。具由於萬曆拾五年十月初三日，呈蒙欽差兵備副使牛，批開：查得宣、建等衛事例，大同小異，然未有不分壯弱、一體支糧者。該府所議，甚得省餉實伍之宜，如議。陳穿閔等二十六名先行革退，另選壯丁充補，仍候撫院詳示。（此）繳。（應脫漏「此」一字——點校者註）。

呈道覆議會計緣由稿

為請定會計之期、永立徵收之法，以惠民祛弊事。蒙欽差兵備副使牛憲牌，奉欽差巡撫都御史余批：據徽州府申詳前事，仰將該府所陳條欵，逐一酌議，是否官民兩便，經久可行？務求妥當，永為定法，作速具由呈道，以憑轉報施行等因。蒙此。案照先奉撫院余憲牌，照得撫屬錢糧繁多，派徵不一，案候通行所屬，設立由票，填註各戶田糧、驗派糧米數目，散給小民，執數派納，其法極善。仰府即行將所屬，將前項由票查照會計則例，將各戶田糧本折糧米各數，逐一填注由票，務及時設法遍給，俾戶戶得以知數，依期輸納等因到府，遵依通行所屬去後。隨該本府祇奉憲牌內事理，推廣德意，立為簡明由票式樣，一填甲總給排年，以便催徵；一填戶總給人戶，以便輸納。又立徵收鴛鴦票式，一半給納戶執照，一半存官查盤。凡以杜吏書之洒

派、排年之多科、糧長之侵費，欲使窮簷蔀屋之民罔不知有本院憲法已經通行訖。凡遇小民訴詞到府，因事考問，則尤有錢糧已完而未見由票者矣，有各立一法而不用府式者矣，有仍用吏農並用糧長者矣。細詰其故，蓋由會計到遲，刊布不及。且六屬正官俱係英明，甲第，各自作用，是以不但一郡之中此同彼異，即一邑之令，前更後改，又何怪本院政令尚有闕壅而未下究者也。

再照：外省錢糧總於布政司，直隸錢糧總於各府。所有派徵之法、積習之弊，合行開立前件，申請，永立章程，俾各遵守等因。具由申詳本院，去後未奉批示。今蒙查議前因為照，本府條議後開欸件。因奉本院德意，期與合屬着實遵奉憲法，以祛弊惠民之意，以於派徵有常，事體畫一。訪諸群議，咸謂可行。但係管見，擬合具由。

計開：

一、定會計之期。本府竊見合屬造報文冊到府，類送院、道覈實駁查，往返耽延，必至次年方到，止得一面權宜派徵。然則例未定，由票難行，小民豈沾實惠？故議請定會計之期，在各縣不許過六月、在本府過八月，總於年衷（「衷」應為「終」之誤——點校者註）奉到施行。伏乞憲裁。

一、立徵收之法。本府竊見由票之法，務在簡明，以便遠鄉愚民周知之意。而人各一法，且於查盤不便。今立票式，申奉通行，然後畫一，故議請（「清」應為「請」之誤——點校者註）立徵收之法，在排年有總由票式，在花戶有散由票式，在糧長有鴛鴦收票式。然仍要遵行投櫃之法，嚴革秤收之弊。伏乞憲裁。

一、公糧長之選。本府竊見僉點糧長，專憑丁糧，而奸民巧於花戶，勢豪慣受投獻。至於歛、休富民，則又不在田糧而在家貲，糧長安得均平？故請公糧長之選，調其責在掌印官風采嚴併花分，毋濫優免。審丁糧兼審家貲，始得之也。伏乞憲裁。

一、蘇糧長之困。本府竊見東南之民，止以糧長為重差，而既革空役，則空閑者眾，民情不平。故欲各里收各里，無使偏累一人。及其僉解，就中揀其最上者，除一正二朋之外，其剩下者，量律貼然。不過以糧長貼糧長，不與小民相干。又嚴革常例，則糧長不至重困矣。故曰糧長之困。伏乞憲裁。

一、革農民之弊。本府竊見屬縣除稅糧係糧長秤收外，其條編徭銀在於

本縣支銷、本府兌解者，則吏農鑽求收納，每兩自三四分至七八分，明加秤頭，又暗剋羨餘。猗城狐之勢，比糧長害人尤甚。而尤可慮者，則屬之承行，又屬之派徵，又屬之解納，何弊不生？今據歙縣工房吏汪本正自收本房弓箭弦條銀，即係本吏僉解，侵欺五百兩。見今訪拏，乃其明驗也。故不若照依舊制用糧長、革去吏農之為便也。伏乞憲裁。具由，於萬曆十五年十月初七日，申詳欽差巡撫都御史余批：如議。通行各縣，永為遵守，不得輕議紛更。此繳。

呈請亟議停徵抵補救荒緣由稿

為災民十分飢饉、懇乞亟議停徵抵補，以救荒亂、以固根本事。蒙署徽寧兵道、寧國知府廖²⁰憲牌為查勘災傷事。奉欽差巡撫右副都御史余批：據太平府申詳，當（塗）、蕪（湖）、繁（昌）三縣二麥失收，議將本年麥折銀兩，俯賜題請量停一半緣由。奉批：查往例，江南地方向未有以二麥失收告災者，而大祲之後，請停請賑，則所當行。仰兵備道行各府查議，限半月內類詳，以憑會疏上請也。速繳。奉此。仰府即查屬縣二麥有無失收，曾否踏勘，明實計災分數，酌定輕重，何者應停？何者應賑？據議將本年麥折銀兩量停一半，是否妥當？并查倉庫見貯米若干，果否足穀給賑？如無堪動官銀，即今作何設處？或可尚冀成熟，亦要明白聲說，毋得一槩混議等因。蒙此。又蒙兵備道憲牌，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憲牌，為查處救荒事宜、以安民生事。仰府即便詳議被災屬縣，災民作何拯救？何項錢糧可以緩徵？何項堪以借用？盜賊何以消彌？民生何以蘇息？何為冗費當裁？何為冗役當革？凡可以救濟民艱、有裨地方，或徑自舉行，或干係奏請者，酌議款目，速行呈道，以憑覆議等因。蒙此。俱經通行歙等六縣查勘去後。

²⁰ 即廖恒吉。據 [清] 魯銓等修，[嘉慶]《寧國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 5，〈職官表·名宦附〉，頁 227。載：「廖恒吉，字雲衢，四川夔州人，進士。萬曆十二年任寧國知府。為政問民疾苦，致力革新，丁亥大水，諸圩盡潰，恒吉為請緩徵賦稅，帶頭勸捐，獲捐款五千餘金，全活累數人。又以所餘六白金置倉備荒。創建待學書院，即後之敬亭書院。升任溫、處兵備副使。後家宣城，卒葬北關外關山。」

今據歙縣知縣彭好古申稱：本縣盤踞萬山，民稠地窄，故商多而農少，一切糧餉，仰給外方。目今浙（江）、直（隸）、江（西）、湖（廣）隨處皆荒，河道中阻，米價日增，每米一斗，價銀一錢六分。聞之父老，從古未見。卑職遵奉本府明文，先發社倉，次賣官穀；次買米發糶，以平市價；次設廠煮粥，以賑顛連，節已奉行矣。屈指徽郡，秋成尚在八月。閏六月、七月之交，正值青黃不接，尤難存活。今歲二麥，春雨淋漓，傷損已甚。卑職往因煮粥，巡視各廠，正見道旁俱皆黃痿，即夏初稍晴，所收不過十之三四。計徽郡出產，每年麥稻俱收，止可給三月之食，況其被傷已多，何所寄命？查本年應徵收稅糧，京庫折麥、折米銀共六千三百一十六兩五錢三分。時因歲歉，所納僅三分之一。若盡法追徵，小民困苦萬狀，誠所不忍。合無比照太平府申詳事例，容將本縣原派京庫、太倉折麥銀一千三百五十七兩，或量停一年，或量停一半，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再查得縣倉，除出糶、煮粥外，止存稻穀八千餘石。見今本府申詳，按臺詳允，議將四千餘石，俟六月終旬散給，則所存者，不過四千餘石耳。倉廩單弱，設有重災，胡以應之？及查官庫，毫無堪動官銀，止見儲糶穀三千九百八十兩四錢七分，已經申稟，酌量多寡，議令鋪戶給文，外省採買到縣，照地頭原價發賣，以平米價，以濟民窮。其原糶官穀數，候秋成之後，買補還倉、以備賑濟。等因到府。據此，本年六月初六日，又蒙……（下缺一頁——許承堯注）

是以轉輸一日不至則飢，十日不至則斃，又不係于麥之收不收也。五月以後，米價翔踴如初，人情洶洶尤甚。扶老攜幼，日數百人哀號於憲臺，則顛連之狀、悲啼之聲，本院已目擊而耳聞之矣。伏蒙測（「測」應為「惻」字之誤——點校者註）然下令，許以賑濟，四境始定。但秋成尚早，豐歉難期。大飢之加以疫癘，救死且不贍，又安能徵派而責之供輸哉？子遺之後，不忍誅求，而殘喘之民，難勝敲朴，萬一無賴易與為亂，即慈母不能保其子矣！卑職日夜憂惶，賑救無術。竊思六月、閏六月之間，億萬生靈紛紛待賑。當此之時，欲再行勸借乎？則富室之力竭矣。欲再議發倉乎？則公家之蓄罄矣。若欲念災荒而固根本、救顛連而杜亂萌，則有司之所不能辦者，其惟控訴於九重之上焉耳！為今之計，賑濟不能，無如蠲免；蠲免不得，無如緩徵；緩徵不盡，無如抵補，舍此無良策矣。所據歙縣申，要將萬曆十六年折麥銀量停一年，

或量停一半，無非孜孜恤民之意。但所屬災荒，不止歙縣為然。今本府通查六縣萬曆十六年分起運太倉庫折麥米共銀二千一百零一兩，係撥剩麥米折銀解貯太倉庫，以備邊餉緩急之用。又查南京折麥銀九百兩，折色苧布抵小麥銀六千兩，農桑絲折色絹銀一十兩八錢零，人丁絲折生絹銀六千一百四十五兩零。本色正米銀二千八百兩，水兌折色米銀一萬二千四百七十兩，通共二萬八千三百二十五兩八錢有奇，俱解南京府軍、旗手、興武三衛倉官軍糧鈔之用。及查條編一項，奉派南京，改解太倉濟邊白蠟價銀一百四十兩，俱堪以停徵。一項解助太平府決囚公費，每年派徵三十三兩，今查自萬曆十五年起至十六年止，奉文停決，二年該銀六十六兩，堪以免派。以上通共該銀三萬六百三十二兩有奇，見在會計派徵，合無遵照戶部題准事理，俯容停徵一年，以蘇民困。仍有不能擅議停徵者，姑議抵補。再查工卷，近經奉派改造段疋六千疋，歲歉民窮，實難供辦。查得本府庫貯，通年支剩麥米銀四千兩。又萬曆十二年分減存解准，除支解外，仍實在銀一千一百四十九兩有奇，并十六年停運扣解太倉銀四千二百兩，以上共銀九千三百兩，係解太倉預備邊儲，及支剩無礙，銀兩相應，請乞抵派該年四司段價，免派於民。如此，則凶荒之民可保須臾無死，而根本之地得享萬世治安矣。伏乞本院軫念災民，亟賜題請，明文至日遵行。具由於萬曆十六年五月初十日申奉欽差巡撫右副都御史余批開：查上年該府原未報災，但今米價騰湧，責以照舊輸，民力委有不堪。各項錢糧，准照部議停，候秋成徵解。決囚公費，准免徵支。剩麥米與減存銀俱准抵補，四司料價，免派于民，仍出示曉諭。不敷之數，照舊均攤派繳。

議查革機戶緣由

為重地饑饉、十分危急，懇乞皇仁博濟，以拯民命、以培國本事。蒙署徽寧等處兵備道事（「事」應為「奉」字之誤——點校者註）寧國知府廖案驗，奉欽差巡撫右副都御史余案驗，及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案驗，奉都察院應字二千九百二十號勘劄，准戶部咨，俱同前事。內開：歲造段疋，獨取辦於東南，民苦杼柚之空久矣。近加添織造數經萬計，督催之令一下，機戶領值，急如

星火，有司不得□□比應之。當此饑饉之時，何織造之苦民，之必死，而可寒心者十也。其要在皇上崇節儉、緩織造耳，等因題。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案行到府，奉此。隨經備云：案驗內事理，通行所屬歙等六縣，各一體查照遵行去後。卷查本府每年奉派歲造紵絲等段七百二十一疋，連染料、繩櫃、解扛等項，通計無閏月年分，該銀二千四百九十六兩八錢四分；有閏月年分，該銀二千七百一兩八錢，俱派六縣里甲出辦。設有織染局一所，官二員，吏二名，織染等匠共二百八十餘戶。

向緣本屬地方，山多田少，土不產絲。於局匠內僉點堂長四名，差官領價，前去浙江杭（州）、湖（州）等府產絲地方，辦料起機織解。正德年間，部催緊急，本府議將段價給發官匠，領往杭州，買段充解。局匠每疋歲徵銀二錢五分五釐，以為解扛，免派里甲。嘉靖十七年，該前任知府林²¹具由申部，題准解價紵光素每疋折銀三兩三錢，織金每疋折銀三兩五錢，解扛每疋五錢，局匠每年一輪。每戶有閏納銀二兩四錢，無閏納銀一兩八錢，折徵價銀解京，已及五年。至二十三年，復呈按院張批：仰織段解進等因。至四十一年，奉例折價，其餘各年，仍召南京、杭州、鎮江機戶織造送驗印解。嘉靖四十二年，奉撫院翁查得該局久不織造，官吏冗瑣，題准裁革副使一員、吏一名。行府欽遵外，續蒙按院郭批詞：據局匠俞松、汪雙等訴告堂長每年科索常例，受害不淺，告乞申請於產絲地方帶造蘇困等情。具由通詳撫院陳、按院郭批：行寧國府推官王會議問。比因院代官更，關請不一，歲解限急，定議期遲，遂成耽閣（「閣」同「攔」——點校者註）。萬曆九年間，奉撫院孫、按院陳會看得本局絲不土產，匠不諳織，官吏虛設，實為冗瑣，題准裁革官吏，改送選撥，遺址遷造公所。蒙行本府欽遵在卷。

今蒙案驗前因，為照：徽州一府，僻居嶺嶠，險阻萬山，民少耕鑿，土不產絲。先以國初定鼎金陵，郊析之內，歲派絲段。教民蠶繅，化自近始也。弘治以前，尚設機張，於匠內僉點堂長，領往杭（州）、湖（州）等府買絲經造。初無彼中機戶來此，鑽刺緣引包攬，有如今日之弊也。其先兩議折價解

²¹ 即林山。據〔嘉靖〕《徽州府志》，卷4，〈郡守職官〉，頁367。載：「林山，福建長樂人，嘉靖十九年，由進士戶部郎中任徽州知府，遷廣東副使。」此處云嘉靖十七年，有誤，應改為嘉靖十九年。

京，匠民安便。再蒙議革官吏，裁省為多。粵自正德初年，領價召買應解，而機張已廢，局所久墟，于今百餘年矣。向為桀黠之徒勾引杭（州）、鎮（江）等處機戶，先期來府，請求包攬食費。年餘，得攬在手，復回彼中織造。雖原定每疋光素價銀三兩三錢，織金三兩五錢，解扛各止五錢，而搬至本府呈驗。路途千餘里，及印解按院覆驗，往返又千餘里，方回本府聽候差官解進，計其盤剝之用費不貲矣。今議以本府段價解發杭州、鎮江等府帶造，歲於該府發價之中得便領發，可省守候之費；織完，就於彼中附答印驗，不勞專官，可省上下之費；驗中起解，而彼地俱屬水程，可省扛擡之費。況節年俱係杭州機戶葛服等、鎮江機戶馮松等包攬承造，是其民所願欲也。今以原定段價不減於往時，又且省前日三節之費，得利加厚，其樂從可知也。查已百有餘年，俱在彼地織造，而該府供應段疋未見遲悞，其於工用果不相妨。以絲段叢出之區，價值浮於往日，機坊願欲造送，必不後期。每疋扛腳至於五錢，亦自足用，可無勞累。雖云前項段疋附識該府，則不論多寡，同一催償呈驗，解共一批，差於凡稽查，特餘力耳。斯廣隣燭之末光，便機戶之大利，銷該府之大蠹，永供奉之大典，通變宜民，無便於此。

查得本府歲派段疋，連扛解、繩袱、櫃板等項，無閏月年分，該銀二千六百四十一兩一錢四分，有閏月年分該銀二千八百五十七兩二錢，每年定於春季終，分解各該府上納。其解發也，則赴應天按院掛號而解；其交收也，則赴浙江按院掛號而收。其所帶織前項段疋，附入各該府數內解進完獲，批單粘入各該卷內，聽候彼處查刷。則錢糧互相覺察，自不稽遲，而歲進各有責成，不致怠慢，庶久困稍蘇，積蠹盡剔，地方永賴矣。

具由申稟間，本府聞報陞任，因弗果行。但織造一事，實為徽民俗蠹，亟當查處。此稿發戶房存照，案候新任為民造福者申詳定奪行……（下缺——許承堯注）。

〈新安蠹狀·卷下〉

牌票

行六縣禁革娼優

為禁革娼優、以厚風俗事。照得府屬地方，不係通津聚商之處，俱是本地耕食鑿飲之民。間有父兄經營，居積致富，類從辛苦中得來，致遭不才子弟嫖賭，揮金如土，不知愛惜，反以父資於娼優家爭相雄長。慕豪俠之風，成淫蕩之習，恬不為怪。不過數年，立見傾敗。況邇年以來，生意艱難，利息輕少，縱父兄終歲經營四方，止足供膳八口。兼以風俗侈靡，子弟不才，安得長守其富也。所屬故家巨族，較之正德、嘉靖之年，已十不及一，良可歎惜。

近訪得巖鎮地方，蓋造整齊店屋，召住豔麗名娼，包留善歌女戲，思欲比賽南京舊院規矩，以為美談。遂至誘引富家子弟晝夜歌舞，風俗蕩敗，奸盜悉從此生。不思古云：「作法於涼，其弊必奢，作法於奢，弊將何極！」²²是其漸不可長也。況京師係四方人雜居之地，尚可容留，今府屬則禮義純朴之鄉，豈許召聚異省趁食之人、妖淫粉黛之流，在此濁亂風化、生事地方也？合行嚴禁。為此，仰縣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行巡捕官，將外來娼優悉行趕逐。其有造房開店停留者，即便申究。如有地方容留不報，一體查究不貸，每月終，仍具各地方不致停留外來娼優，結狀申府，先具遵行緣由，繳查，毋違。

行六縣禁革重枷

為禁革重枷、以全民命事。照得律稱枷號，俱有明例，方許用枷。及臨

²² 與原典字詞有出入。應語出《左傳》：「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

時遇有特旨用重枷者，不在律例之內。至江陵²³當事，痛惡奸偽，始行立枷重三百觔，十無一存者。今奉部文奏免，仍申飭有司寬刑獄、恤民命，無非釐革酷虐之習，以養和平之福也。合應推廣，以宣德意。

今該本府入仕以來，竊見在外有司，不諳事例，動輒用枷，或三兩人共一連枷，或將婦人與男子同枷，或用重大濕木至一百二十觔以上之枷，俱先打後枷。既展轉不便，痛楚不勝，未有不死者。既死，不與相埋，仍荷枷不解者有之。以此視決不待時者，其刑尤慘矣。又婦人犯罪，應該拷訊，止用拶指，其決斷應照律，犯姦者方可去衣，凡孕婦仍限產後施刑，俱已通行外。本府於鄉黨中，習見有將孕婦用夾棍又加火烙立死者，殊干和氣。今徽俗構訟，動告婦人，一經提解，遂被無端羞辱。況律有「罪坐夫男」之句，何必株連，致干風化？擬合通行禁約。為此，仰縣官吏即遵照牌內事理，製造木枷三號：第一號重捌十觔，橫直二尺五寸，俟極惡罪人，方可施用；第二號六十觔，橫直二尺二寸；第三號四十觔，橫直二尺，各用乾雜木為之。其有濕木重枷並連枷，俱禁革不用。婦人犯罪，止用拶指拷訊，不許擅用夾棍及一概勾提，致傷風化。

嗟乎！奉宣德意，本有司之職；愛惜民命，乃父母之心。苟一念寬厚，全活必多，本府亦藉此考見其循良矣。仍轉行佐貳、首領，一體遵照施行。

行歛縣查革坊長祇應

為遵奉條編、懇甦苦役事。據原任南京刑部郎中汪揭稱：條編法立，里甲祇應裁革，悉照丁糧上納官銀，民向稱便。奈何里長久蒙蠲免實惠，而坊長條編銀兩，已同鄉都上納。今祇應復累關隅，每年承役雖止戶頭十九人，而科斂錢糧，實出閭閻數百家，每丁科斂三錢有零，每石科斂三兩有零，此係條編之外，復被重科之苦。合比照里長事體，令其各安寧家等情。據此：看得條編法行，坊長止令催徵。今里長既已歸農，獨坊長仍留答應，似非畫一之政，致生偏累之言。據汪鄉官揭報前來，委於民情有裨。除本府出示禁

²³ 案：江陵指張居正。

革外，但訪得歙縣附廓又當衝要，凡遇上司巡歷、使客過往，如各衙門公所家火、什物，有勢難卒辦者，應否仍與坊長借貸？每坊一名，既優免本身丁糧五石，此即寓寬恤酌補之意，因何仍行科斂？每丁（「丁」應為「家」之誤——點校者註）一丁，科斂三錢；每糧一石，科斂三兩，此係何坊何人？通應查究。為此，仰縣官吏，如遇文到，即便遵照條編事規，將坊里一體革去祇應，其中火、下馬飯酒席，議作何人買辦？不許仍用坊長。此外，什物、家火雖有臨時借辦坊長者，仍量行優免，暗寓酌補，不得借口科斂。仍出給大字告示，曉諭通知。其新舊坊長有科斂者，查訪是何坊何人，指名究報。如遇事體不便、窒礙難行者，不妨從長別議，務要官民兩便。具由申報。

覆行歙縣查坊長科斂緣由

為查究科斂、以蘇民困事。據汪鄉官開送歙縣六甲東關五里坊長辦過什物單目到府，照得本府遵行條編之法，已經裁革坊里。其中火、下程酒席，通行合屬選差吏快，給發現銀，與鋪行買辦，不用坊長答應外，惟有棹椅、拜禮之類，不過臨時借用，事過發回。每名仍免丁糧五石，以陰補答應之勞，預塞科斂之路。此官民兩便，正以閏色條編，並未嘗獨累坊長也。今東關五里坊長，因何指公科斂派取牙筋、鑲鐘、藤床等物共銀參拾參兩捌錢？在於何衙門答應？該縣有無官票？分派何人催收？可據係千里甲科斂事理，恐不止東關五里為然，合行查究。為此牌仰歙縣官吏，即將六甲坊長十九人通提到官，要見前斂什物係奉何官分派？見差何人催辦？何人收掌？仍提五里十甲首面審，每丁派銀若干？每糧派銀若干？從公究，擬明白，具由解府覆審。

該縣出給告示，曉諭各鄉小民知悉：除本等條編之外，仍有指以什物使用、科斂甲首者，不分新舊坊長，俱赴府陳告，以憑究贓、問遣施行。

行六縣申明起解錢糧

為申明起解錢糧、以一法守事。照得屬縣法馬，原係本府奉文較（「較」

應為「校」之誤——點校者註) 勘，並無分毫低昂。近據各屬解到錢糧，內多欠少，臨時加添。訪原其故，皆因掌印官不親面兌包封，多由積年奸猾攪解。一領到手，百計侵漁，以致短少。到府秤兌，屢屢加添，如加一分，即回稱加添一錢；若添一錢，即云一兩。彼此侵漁，殊非法紀。擬合申飭。為此，牌仰本縣官吏，照牌事理，以後起解錢糧，自五兩以上者，俱要傾銷成錠，掌印官當堂親兌，用印封固，外書某項銀若干，并承行吏姓名，毋用封筒，致生奸弊。本府間一抽兌貯庫，並不拆封。支解之時，另委首領官員拆封秤兌，如有數目短少、銀色不足，即提該吏坐贓究罪。如再仍容積棍攪解，本府審出，一體重治，決不輕貸。該縣尤當着實舉行，毋視虛文。

行六縣勸士民葬親

為勸民葬親、以厚風俗事。照得徽俗惑於風水，多不葬親，將屍棺遺棄道傍山土塚之間，或二三十年，或三四世，不得歸土。凡行道之人，睨而不視，尚且不忍，何況子孫？恬然不動意，是何良心之盡喪也？本府每公出，輒測然動念。今以禮法、人情及風水之說，與郡中士民詳言之，以解其惑。倘再有不孝子孫聽信陰陽術士，拘泥不葬；或內有慳吝推奸之人，不肯出財治葬，故行阻撓者，自今約示之後，治罪勿悔矣。為此，仰縣官吏明與民約，責限一年之內，通要殯完。目今大寒節令，年月不拘，可葬一半；新年清明節令，墓龍不守塚，可葬一半；明年冬下，盡要葬完。其有無子孫者，於本邑無礙官地，准其報官瘞殯，每棺一具，仍給食穀三石，以資扛擡。每季終，責令地方將各都未葬屍棺呈報到官，着落地方催督里長，里長催督戶人，依約舉行。如有抗違，查照子孫棄屍律令，一體治罪。申府施行，毋得違錯。

一、上世有不葬其親者，猶謂人文未備，又謂稱家有無。然其親有泚，則心自不忍，故後世必厚葬而後稱快。今徽州乃禮義之鄉，豈人文未備乎？饒富甲於天下，豈不足於財乎？然忍將親屍淺殯道傍，土不周於塚，塚不周於棺，可謂之厚葬矣？四方豈不愛風水，然無此俗，獨徽州有之。有違禮法，願士民亟改圖之。

一、父母生子，指望送終，如不葬親，與無子同。當思我之生子何為，

則知親之生我何用。今我同妻子高堂大廈，安居懼聚，而獨忍將親屍暴棄，骨不歸土，魂不歸屍，哀號於風露之下，獨不動心，可乎？倘可相沿不葬，則徽人宜不必生子矣。揆之良心，自有不安。願士民宜式思之。

一、堪輿之家泥於年月，或謂某房利、某房不利，大家牽制不葬。假如一人有四五子，安得年月盡與造命皆合？況數世之後，孫多族眾，竟不得歸土。即如今歲婺源水災，一槩漂沒無踪，可不寒心？今後止當以長子主祭為主，其餘不必拘泥。

一、人生天地，本同一氣，陽施陰生，氣之聚也；魂升魄降，氣之散也。聖人知造化出於機而入於機，故制禮返於土以生於土。於是納氣於骨，瘞骨於土，然後初者以復，散者以聚。蓄藏日久，遺體受蔭，此理氣之說也。徽人既信風水，以希福蔭，又不速葬親以壞心田，是何異舍靈山以求佛，棄藍田而思種玉也。至於拘泥風水，寧閣（「閣」同「攔」——點校者註）而不葬，則尤不通。彼天地山川生成已定，自古及今，未之改移。惟氣有聚散，運有盛衰，則各所遭遇不同，此又在於家素忠厚、祖宗積德致之也。不然，帝王宜占盡風水，何亦有成敗？而況士庶之家，奈何又望千萬世常盛而無衰也？堪輿云：「有心地，自有陰地。」宜式思之。

一、禮義出自賢者，風俗倡於士人。孟子大賢，猶以厚葬被謗，而《文公家禮》又是徽中先賢發明者。今反違悖禮教，是習俗移人，誠者不免矣。然在凡民，非昧於禮，則誣於財，尤可亮（「亮」同「諒」——點校者註）恕。若士夫則絕無二者之累，猶且沿陋習非，何以為齊民之倡也？今願士夫倡導之。倘以禮教為迂談，則餘言可輕，豈二賢亦非是與？一年之後，若係士夫之家不葬者，將族長治罪，毋訝。

一、曉諭之後，凡遇官員、吏農、承差人等起復、起選、起送等項，奉例行各縣學查結者，俱要遵照學院明文，行里排查無停喪過犯，方准給文。如朦朧查結回報者，事發，坐贓究罪。

禁暴露親屍

為勸民葬親、以厚風俗事。照得本府出示勸諭，民間瘞葬遠年喪柩，其

有貧難無力舉葬，或無子孫者，官為區處，已經六縣遵奉，督葬甚多，幽明俱感。今訪得二十二都七畝先賢程玠²⁴，係成化甲辰進士，生而博雅，死而靈異，至今屍棺尚未歸土。忽於百年之後，猶能降箕乞葬，哀懇本府，事尤奇異。看得勸民葬埋，所以厚風俗也；區處無主喪柩，所以仁鬼神也。況係縉紳，尤當議處。為此，牌仰本役前去該都，會同里長，即查先賢程公之柩見在何處，有無枝下子孫，因何年遠不葬，中間是否無知山民阻撓？作速查明回報，以憑區處施行，並帶子孫、里排赴府查審。毋違。

禁生員舉賀耆民

為鄉飲事。照得鄉飲酒禮，本國朝盛典。邇來高年好脩之士，一遇敦請，輒多辭避，豈皆干木泄柳之流，為有司之所不能致與？本府近訪其故，皆因士論不公，人情不赴。雖德匪老更，而家有子弟，夤緣而得與？即身有積行而室無宿儲，必因寒素而被遺。不念衡門之賢，藜藿不飽，安望其餽遺？奈何鑿壞之士，苞苴不充，難得其齒及。是以賢者未必請，請者不必賢。平時聚訟，徒費網羅；臨期發書，依然齟齬。既非有齒有德之人，安可當執醬執爵之典？無光朝廷之重，反為俎豆之羞，爾師生不能辭其責也。甚至公宴之後，三五生員製為扁軸，縣學吏胥舉行花幣，街坊朋輩倡為盒酒，輿造閒人索求酒食，名曰「慶賀」，實相擾累。而老年吝嗇之人，因惜費而輕禮，恐被累而逃名，安得不以鄉飲為妬病也。合行申飭。為此，牌仰本縣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行儒學師生，今後務要遵照學院條約，博訪高年有德之士，以禮敦請。止論齒德，毋拘貧富。一切夙弊，盡行禁約。先具不違，依准繳查。

²⁴ 程玠，字文玉，又字松崖，歙縣人。成化甲辰（1484）進士，著名新安醫學家，官至觀戶部政。著有《松崖醫經》、《眼科易知錄》、《眼科秘方》、《眼科寶籍》、《眼科應驗良方》等醫學著作。

告示

行六縣嚴禁鑽刺

為嚴禁鑽刺、以清訟源事。照得：官司奉朝廷三尺法，若能與民共守之，民自不亂，何致多訟？且為民父母，宜伸冤理枉，解紛息爭，不特公法不容，且良心不昧。誰忍枉其是非之實，奉承他人，以取怨小民也？奈何徽中之俗，慣於鑽刺，不肯守理安命，以聽官司決斷。輒乃尚氣求勝，先洩求人情，以累官司。官司不聽干囑，則重拂乎言者，若稍曲從則虧枉。夫小民訟不得休，官因以敗，此非官虧民，實乃民累官也。

本府訪求其故，多係積年歇家，專以誣騙為生。內則交結衙門人役，以透露消息；外則探聽士夫故舊，以羅網事情。但有人犯投歇，視為奇貨，瞰其事情曲直，詭言巧語，駭其聽聞。或指打點，或撞太歲，或云鋪堂，百計千方，誣騙財物。若遇官司不順，則曰替尋門路，包管取勝。愚民被其蠱惑，罄資付託，任其侵漁肥己。不知本府矢心天日，從公剖斷，豈肯枉法昧心，輕聽囑託也。似此誣上行私，誠可痛恨，相應嚴禁。為此，示仰合屬軍民人等知悉：除已往姑不深究外，以後詞訟，人犯各宜安心聽理，毋得聽其愚弄。如有仍前不悛、妄行鑽刺者，即拿歇家，究贓問遣，後將訐告事情，據理處斷，決不枉縱。其陰陽生混將囑託書柬受財投遞，及庵堂寺觀不察來歷，容留住歇，的係知情，一併枷號，重究不恕。

行六縣嚴禁白役

為嚴禁白役、以杜騙害事。訪得各衙門勾攝公事，緝捕盜賊，往往差遣皂快。緣此輩倚城狐之勢，縱狼戾之心，每承一票，視為奇貨，輒便三五成群，或一家而包募數名，或一名而數名朋役。又或以父子襲充，兄弟更替，互乘驕馬，下鄉騷擾，索要「驕馬錢」、「腳步錢」。殷實之家被其狠詐，猶

能喘息，含怒曲從；至若貧難之民，飲食不能兼具，有烹伏雌供食、栽杼代薪者。一不滿溪壑之望，輒行鎖打，以致往往赴府告究。如原票無名，指以賊情，鎖拿逼死黃子光，若快手張文等是也；原票有名，不行送官，指以賊情，鎖拿詐財，逼死汪氏，若快手程社慶是也。

凡此詐騙多端，鄉民受害，止因有事衙門，只得隱忍。間有告發者，則官司又庇護，不肯正法，是何異豢養鷹犬而縱嚙鷄豚也。為此，合行嚴禁，除已往姑不究外，示仰合屬軍民人等知悉：以後如有應捕、緝訪盜賊，止許協同地方里長探訪虛實，真賊正犯，即便擒拿送縣，審實申詳。毋得妄指平民，私行吊拷，逼詐財物。其餘勾攝公事，止差里長。若有抗拒不服，連比里長，三次不到者，方改差快手，同本地方嚴拿。先將抗違者重責，其快手承票亦止許一人，如有更帶白役，仍行擾害者，許令被提之人徑將白役扭鎖赴告，依法問遣，決不輕貸。至於佐貳首領各官，務宜謹慎自愛，遵守撫、按禁約，毋得擅受呈詞，聽從積年營求差遣，生事取禍，致貽後悔。

勸建齊雲山橋

為修理橋梁事。照得：齊雲山腳，大河一道，路係通衢，經過使客，往來絡繹，止以竹筏渡送，人馬²⁵病涉。若遇洪水泛漲，更憂胥溺，深為未便。先據居民人等告准，創建石橋一座，永為萬世之利，已經興工築基外，止因工費浩大，錢糧不敷而止。且上年未經官府督理，惟憑居民，任用匪人，徒滋冒破，難垂永久，以致人情不樂輸助。今遇時歲豐稔，農工空隙，若不倡率完工，未免前功盡棄，反為可惜。況修理橋梁道路，本王政所先，而濟人利物、好義樂施，尤人情所同。即如梵宇神宮金碧輝煌，動踰巨萬，苟一夫竭忱，尤千人響應，豈細人所重在彼？抑亦官司未之勸誨也。況我休（寧）、歙（縣）之間，尤多作善之家、好義之人，豈無有輕財重義、趨事赴工、糜千金而不顧者乎？

²⁵ 人馬：這裡指的是行人和車馬。

查得前任知府高²⁶ 修建古城、巖腳石橋，費踰巨萬。然一言勸諭，即有善士黃侃挺身獨認，捐貲修完，至今大功與令名俱垂不朽。今各該地方諒亦有如黃侃者，但本府到任未久，信義未孚，徒自慙慙，恐難鼓動。為此，牌仰休寧縣，即便出示，號聚耆老、義民及齊雲山道官，議舉堪以付託者，給發印簿一扇，親製疏文一道，開示以府縣建橋便民之意，並立出納稽工之法。如果有輸財助工、欲垂聲見德者，或才幹優裕、可充督辦之役者；或行誼服人、可司錢穀之柄者，俱本府心所嘉與，逐一議處妥當，聽憑募化，隨意資捨，勿得強所不願，以生騷擾之患，反重本府之過也。本府先捐俸馬銀一百兩，以為民倡。倘有司者力能措辦，亦不累爾父老多費，候工成之人，給與冠帶、牌匾，率眾旌其門，並鐫石垂名不朽，豈不為萬代瞻仰第一好事也。以前舊募簿，該縣仍追到官，清查有無冒破，呈究，用以懲往勸來也。毋得違錯。

禁機戶打點

為釐革夙弊、以蘇機戶困苦事。照得：各省機戶，上納段疋，俱為牟利而來。止因近年錢糧不敷，給散不時，反致墮累利息、虧損資本。加以上納艱難，各衙門使費浩大，吏書需索多端，往往貧乏。本府查得節年拖欠段價甚多，無憑給領，各機戶嗷嗷告討，心切憐憫。況困憊之狀並積習之弊，本府今始悉知，合行出示禁革。為此，示仰各機戶知悉：以後解到錢糧，凡積至千兩以外，即陸續給發，各照欠數多寡，酌量分散，但不得零星告領，以起鑽刺之端。其衙門公費及吏書常例，一切禁革，不得仍前指稱舊規，稟官扣除。其以後務要遵奉近旨，將合式上好段疋上納，不許仍前稀鬆抵換，致惹參罰。自今以後，如再有鑽刺人情、指稱公費、打點衙門者，訪出，枷號治罪。不恕。

²⁶ 前任知府高：即高時。據〔清〕馬步蟾纂修，〔道光〕《徽州府志》，卷7之1，〈職官志·郡職官·明·知府〉，頁460。載：「高時，濟陽人，進士。萬曆九至十三年任徽州知府。」

革機戶

為禁鑽刺、釐夙弊、以服人心事。照得：本府奉派織造段疋，係出六縣錢糧，應該先儘本府機戶織造。是以坐派本府之差，役用本府之民，即有賠累無怨，即有趁錢無恩。況於官司催督尤便，此乃公道，抑亦舊規。且本府之民，自多富庶，力能供辦，何須召募外郡商人攪擾？其外郡亦有坐派段疋，何必又來認攬？止緣徽（州）、浙（江）相近，趨利如蠅。欲圖登龍，先謀鑽刺窺探，部文一到，營求士夫，書問紛紛而至。致使本郡士民不服，怨望叢興。此乃往日之夙弊，相應預行禁約。為此，示仰各機戶知悉：以後如遇奉文坐派段疋，務要先儘本府機戶承認，以順民情。其外郡商人，各歸本地生理，毋得仍踵舊弊，鑽刺打擾。本府一切拒辭，決不食言。

諭葬

為欽奉聖諭事。照得：誥贈大學士許一品祭葬，已經欽差中書殷奉命前來，選擇飛布山吉地一處，堪以大葬，立等復命。隨經本府會集多官及士夫、里排登山親看，並無居民廬舍、墳墓相礙，委係堪用。但查墳穴、墓道、碑亭、享堂，遵照官制，應用禁步，係是眾姓之山，合應收買。誠恐有等豪猾棍徒指以御葬大典，前去哄嚇，愚民慮有虧價，致生疑懼。今本府議照原契原價，先期當官給領，並不虧累。及照內閣許，厚德重望，鄉閭傾心，各該地主無不遵旨樂從，以為鄉邦之光。且本府亦應獎帥鄉民，厚加資給，以揚賢相之德，決無虧損之理。擬合出示曉諭。為此，示仰各該里排地主知悉：如係禁步內合用之山，即具四至文契一張、領狀一張，公同該里長、族長前來領價，悉照依原契價收買，當官見給真正紋銀，決不虛示。如有奸徒抗違者，一面興工，大葬之後，凡前後禁步之內，誰復敢葬？彼時地價兩空，反悔之遲矣。

諭新安衛城操官軍支領月糧

為督撫地方事。照得：官軍糧鈔，奉文逐名唱給，以杜侵冒。先該本府牒：委管糧通判胡放支月糧，臨期唱散，無冊無軍，皆由管事官旗指稱使費名色，減餉剝軍；或有勢豪之家包放月糧，交通所官，臨放扣除，徒使奸豪逐月得牟厚利，貧軍終年不蒙實惠。積弊已久，促難釐革。隨行該衛申明禁約，姑免參究去後。今照五、六月糧鈔，關送本府同知于，查照鑿封，諭期給散。誠恐仍前怠玩，擬合再行申明。為此，示仰新安衛官旗軍知悉：槩衛食糧旗軍四所，掌印官即便查點齊集，不許雇倩頂替。仍將員名、糧數先行造冊，呈送本府督軍廳查考，聽候臨衛唱名給散。如有臨期不到，定扣還官，決不補支。其管事官旗，毋得指稱紙張公費，尅減軍糧，亦毋許預借月糧、豪戶冒名支領。敢有故違，定行申究，決不姑息。

行六縣永定徵收便民釐弊

為永定徵收之法、以便民釐弊事。照得：六縣徵糧，立法不一，難以稽查，非所以定章程而示畫一也。今集群議、訪輿情，逐款開列於後，仰縣官吏查照遵行。務要上下稱便，彼此畫一，永為定規，以便查盤。先具不違，依准呈府查考。

計開：

一、加添糧長以均勞逸。糧長十年一輪，除革空役外，若止用一正二朋，則空閑者甚多，人情不平。今議各里收各里，就於本里中，不分里長、甲首，止揀丁糧向上者管收本里十甲之糧。又於內揀選殷實上戶，方僉解戶，不分稅糧、條編，俱用糧長，酌量難易僉解，餘剩之人幫貼，庶人眾則徵收不累，本里則銀數不多。勿得違錯。

一、公僉點以服人心。徽民之富，不係田糧，有富踰鉅萬而田糧反少；又有奸猾之民，田糧本多而花分子戶，其糧長皆不及僉也；又有勢豪大戶，假以無干生員冒認丁糧，干囑纏擾，而軟熟有司曲徇人情，以致上戶未必僉，

僉者未必上戶。人心不服，實由於此。以後掌印官務要嚴拒請託，查併花分。如果殷實，田糧雖少，亦要僉點，庶糧長悅服而本官之風采可繫見矣。勉之。

一、預發由票以杜科斂。鄉村小民不知官，則被里長攬收多科。又糧長通同書手，違則多派，希圖分侵。今後務要總撒相合，毋許毫忽增減。每戶預給一張，須要簡明，仍將派過官則印刷一張，並派糧吏書結狀報府，案候稽查。

一、議革吏農以從民便。訪得吏農收銀，加索秤頭，比之糧長，害人尤甚。且派徵承行，其責在吏。又委收銀，恐生弊端。內吏農前程不過二十兩、十五兩而止，今委收解，及致遺累，以後禁革。如再營求收解者，坐贓究罪，不恕。

一、禁革加耗以平秤兌。訪得糧長私用大等（「等」應為「秤」之誤——點校者註）正數外，勒要加耗，每兩少則三四分，多至六七分，假報羨餘，以圖肥己？其實先侵入己，方纔入櫃，是民受其害，官被其污，而利實歸於糧長也。掌印官止因避嫌，任其私家秤收，通不查考，愈縱其貪，民何賴焉？今後須要當堂秤收，公同納戶入櫃，糧長止於守櫃上簿。拆封之日，如驗有短少，仍將納戶問罪倍追。縱有羨餘，聽憑正官明白作正支銷，或就中津貼解戶，俱無不可，何避嫌之有？

一、禁革使用以蘇困累。錢糧為身家之累，人人畏避。加以衙門使用愈加困憊，故有當一介糧長而遂敗其家者，良可憫也。訪得管糧官有比較贄見禮，吏書有常例見面錢。關領勘合，轉文倒解，本府吏書又餽送扇燭，求索常例及解官房水馬匹，俱派於糧長。種種夙弊，不可縷糧悉。今後掌印官須要嚴革夙弊，申府拏究，毋事姑恤，則糧長自樂於應役矣。

一、實徵并比較共一簿，實徵前件下，聽納戶親自註簿；比較限下，聽糧長親自打墩。此簿收完，繳戶房案候查盤。

一、半印票即流水簿，糧長逐日填給，每五十張一釘，用盡請印。此簿給糧長存照。

行六縣禁革糧長空役

為禁革糧長空役、以蘇民困事。照得：糧長之設，原奉勘合，遴選丁糧最多上戶承充，徵解各項稅糧，此不易之定法也。近奉明文禁革，收頭冊貼糧長。今訪得各屬緣此漫僉花戶，冊貼糧長之外，又於糧少之戶，追徵空役銀兩入官，以致丁丁着役、戶戶當差。況惟正之供，尚艱辦納，額外科擾，民何以堪？此係無名之徵，擬合禁革。為此，示仰合屬人民知悉：以後僉點糧長，遵照明文，一正二冊，收解錢糧，餘外盡數免僉，不許因循夙弊，追徵空役，致生科派，俾小民省一分，則受一分之賜矣。其有奸猾勢豪之家，故將丁糧花分詭寄，希圖規避糧長者，許令自首歸併，免其究罪。如再仍前欺隱者，着該畧里排嚴加查覈，並許應役之家許首，仍復攢編，毋恕。

行六縣禁革秤頭

為嚴禁加收秤頭、以釐積弊事。訪得屬縣稅糧、條編各項錢糧，名雖投櫃，仍係糧長、吏農徵收。私置大等，恣意加勒秤頭，每一兩明重六七分，甚至八九分、一錢者有之。其吏農營收條編，加勒更甚。小民飲恨，不敢聲言。擬合嚴禁。為此，仰掌印管糧官知悉：以後務將投櫃之法，照依原文，着實舉行，不得縱容經收人等仍前作弊。先差庫吏赴府，較定法馬等子，即將官等明掛二門上，聽憑納戶使用，眼同經收人役，秤驗足色足數，當時包封入櫃，親筆填掛合同簿內，裁去一半執照。待拆封之日，如有短少，許令枷號問罪治之，勿悔矣。倘有仍前私置大等，加收羨餘，定行訪拏不貸。本府仍暗差人掣取等秤，並原封試驗。歸過官吏，可不慎與？

革坊長祇應

為永革坊長祇應、以釐積弊事。照得：條編法行，坊長止令催徵，不許在官祇應，遵奉在卷。今照本府蒞任之初，見得讞會等項，仍係坊長答應。

雖經現發官銀，並無賠累，但恐坊長指名科斂，殊非事體。且查里長既免承值，而坊長祇應亦當禁革。為此，示仰合屬官吏、坊長、人民知悉：以後本府一應交際、宴待等項，當給現銀，俱令吏農督同快手照依時估，買辦陳設，並不干預坊長。其值衙坊長，自今為始，革回本縣，止令催徵錢糧。敢有故違，仍指買辦祇應名色，科斂小民，許被害之人赴府首告，定行究治，決不姑息。

救荒

為救荒事。據績溪縣申：「本縣人民不務經商，專農為業。去歲水旱相仍，秋收甚少，富者減租，貧者缺食，鄉間佃戶仰賴田主借與救濟。今緣穀價騰踊，田主鄙恠，鄰縣禁糴，小民嗷嗷待哺無望，以致聚眾，始以稱借，繼而強搶。隨該吳知縣²⁷親詣各鄉都，諭令田主酌量借穀，候秋成付還，眾心稍安」等情前來。據此，隨經具由申請撫院告示，遍行禁約。又列欸呈詳，蒙批：三議俱於荒政有裨，准便宜施行。

朝廷惟恤災民，不宥亂民，敢有聚眾搶奪者，即照近例重治，毋得姑息，以長亂萌也。奉此。除行該縣嚴拏倡首亂民解究外，為照：小民迫於饑寒，無知犯法，與黑夜斬關之盜不同情而同罪。此為民父母者，雖得其人，哀矜而勿喜也。朝廷之法：凡遇亂民，惟治其渠魁，赦其協從，亦恐株連人眾，有傷和氣。今該縣搶稻之民，若得真正為首數人，正法示警，以靖地方，便是保固富民之意。如若賣妻鬻子，變產賠償，則人心何忍？彼時混亂之中，安知所搶若干？的係何人？古人遇饑荒時歲，便積陰德，或施捨，或平糶，或那（「那」應為「挪」之誤——點校者註）借，或煮粥，皆獲善報，子孫昌盛。吾勸爾富民趁此荒時，積些陰德，毋得牽告多人，索詐無已。春忙之時，小民失業，俯仰無賴，不益忍乎？仍量力出放，以濟飢餒。況今春菜麥佈種，滿地荒歉，不久料能償還，勿得仍前鄙恠。如有尚義施捨之家，遵照明旨旌

²⁷ 吳知縣：即績溪知縣吳維魁，浙江烏程人，進士。萬曆十三至十七年（1585-1589）任績溪縣知縣。據〔清〕馬步蟾纂修，〔道光〕《徽州府志》，卷7之2，〈職官志·績溪縣職官·明·知縣〉，頁531。

賞，本府仍率縣官登門謝之。其各村保長、里排，務要率眾守禦，如有強梁得過之家，本非飢民，止因妬嫉富民賣稻，故意鼓眾倡亂者，即便呈報，依律擬斬，決不姑息。

禁約

為禁約事。蒙欽差兵備副使牛案驗，奉欽差巡撫都御史余案驗，准都察院咨，內開：「照得畿輔守（「守」應為「首」之誤——點校者註）善之地，左道繁興，奇袤布滿。小而三家之市，大而九通之衢，人傳赤烏之言，家奉白蓮之教。燒香念佛者滿路，喫菜事魔者成風，奇服異言，當街聚講，愚民熒惑，百千成群，自古大盜神奸皆從此起」等因。題奉聖旨：「京城內外及各省直地方，但有學習左道如羅教等項，煽惑之人，的着緝事巡捕等官嚴行訪拏究治，地方鄰佑人等敢有容隱，的一體治罪不饒。欽此。」等因備行到府，已經刊布榜文曉諭外，本府看得徽俗華靡相尚，而歙（縣）、休（寧）二縣尤甚。但遇節令，沿習舊套，興立太子、副帥、五顯等會出遊，多以珠玉、金銀玩器粧扮棚臺故事，盛張旗幟、鼓樂，致集城市老幼，填塞街衢，不惟濫費民財，抑且男女混雜。再訪得有等遊食僧道，假以募緣抄化，隱藏邪神圖像，潛住軍民之家，燒香集眾。男女夜則會聚，曉則分散，詐偽崇脩善事，鼓惑愚民。奸盜詐偽，莫此為甚。況奉明旨森嚴，若不禁約，深為民患。為此，今將應禁條約，立為四款，仰縣官吏通行巡捕官，嚴督各該總甲、坊里，着實遵行。先具不違，依准繳查。毋得故違，自取罪戾。

計開：

一、朔、望日期，並四月八日、七月二十九日，及九華山越在數百里外，仍有無恥婦人，三五成群，上廟燒香，閒遊如市。係是夫男縱其往來，恬不羞恥，大為風化之玷。以後總甲拏究，罪坐夫男，同僧道枷示，不貸。

一、遊僧、遊道，係是異境流移無賴之民，中間奸邪盜賊條聚條散，難辯真偽。且指以抄化為名，晨夜鳴鑼擊鉢，叫號街市。若遇單村小戶，則三五為群，坐禪練磨，務要供給飽齋，強逼施捨，方肯出門，地方受害不小。以後巡捕官嚴督總甲地方，驅逐出境。如有寺觀、歇家容留者，呈府連坐不貸。

一、古有鄉人儺及送土牛以畢春氣之說，今惟春夏之交，各坊村糾作瘟火醮壇，此是鄉俗不禁外，但各在本地方寺觀祈禳燒化，不許迎賽爭打。此外，如有光棍扛擡神像，沿街逐戶用強募化者，該總甲即便拏送官司，枷責不貸。

禁生儒請託

為科舉事。照得：賓興大典，為國羅賢。主司之求士，尤甚於士之求主司也。但去取在文章，得失有義命，名數有限制。今多才之地，本考選難盡。又加以鑽刺人眾，則遺落必多，徒令孤寒之士無階上進，有司安辭其責也。

今本府訪得生童，積弊已久，倖竇多端。若稍嚴門禁，又干求僚屬轉通，自喪名檢，何取文藝？鬼神在上，清議難掩。本府及僚屬義同一體，安肯曲徇人情，以取憎於多士也？除牒送兩廳及通行合屬，務要各慎關防、比常加謹外，合就出示禁約。為此，示仰守門人役，以後如遇縉紳枉顧，暫且辭謝，其一切書問，俱卻不受。如係遠方差人，通候書禮，務發老人拆封，驗無囑託，方准稟明裁奪。倘擅放家人投書，受賄代稟與轉託兩廳投遞者，俱將守門人役一體枷責，私書貼出示眾。若生童有能拿獲私書者，即准送考決，不虛示。

禁童生喧闐

示諭童生知悉：照得考取童生，原奉院文，定有限數。本府念多才之鄉，收羅不盡，外加一倍。其法體止於如此，良云寬矣。若經各縣考落及本府截止者，如果懷才被屈，情出迫切，止應赴府哀懇，干求再試，伏聽處分，則上有憐才之恩，下有尊上之德，是為得之。因何號召多人，喧填街市，圍擁官轎，噉聲如雷？上下之間，一言未通，無聞哀懇之聲，以鳴己志，徒類叛逆之狀，大壞士風。縱功名之心誠急，然身家之念豈無？倘根究倡首之人，干累父兄，陷於刑辟，亦不可不慎也，何可自恃人眾難查、敢於無持哉？至於不安義命，嗟怨主司，慣貼謗書，有損德行。方進身之初，已壞心術，則

使才同班、馬，²⁸而不思敬鬼神，已薄其德而阨其遇矣。如此薄惡之風，與夫喧闐之計，雖積慣已久，然亦以前為上者失於處分、失於禁諭也。為此，合行出示通知，凡係六縣考落及本府截止童生，宜各安靜讀書，待云。

訓士錄

為學政事。照得：海內人文，東南最盛。凡先輩文雅篤脩之士，典刑（「刑」同「型」——點校者註）具在；即有蘇、湖之教，無所施化。矧本府涼德，安所倡導？全賴諸博士與士子頗號親密。倘謹身率先，蚤夜切劘，無以身為溝壑，則其教化自速也。本府聞前輩作郡者²⁹，每見學博士輒拜，蓋曰諸君為我教子弟，奈何父兄不拜？今本府繆有師帥之責，切欲加意學校，則惟與諸博士共圖之耳！所有學規開列於後，務着實舉行，即諸博士之職業，此可觀矣。毋忽。

計開：

一、弟子中有行誼超邁、品格不群，或慕古清脩，鄉評推重；或識達天人，才兼百藝，此在文章之外者，願知其名，以備咨詢。其有縱肆不檢者，願亟改圖，一遵學院教誡，毋遺後悔。倘有事干身家，不能自白於有司者，遇朔、望日，不防（「防」同「妨」——點校者註）公眾代為申雪，有司宜即處分。雖愛民與禮士兩者並重，而施為輕重之序，尤自士始，誰忍自薄其類也？若夫不受師長之鈐束，自干有司之法紀，則爾自不愛重，而望人重之，舛矣。茲囑師生，務以德行氣節，居常砥礪。倘如在學為高士，則出仕必為高品，未有貞女而不為良婦者，此養士之本意也。勉之，勉之。

一、人情譚登科則喜，遇下第則怒。然怒心一息，仍舊博奕、飲酒、淫蕩、營私，荒其本業，師長召之月考則嗟怨，父兄促之會課則鬻蹙。及轉眼三年，伎倆如故，依然不第，悔之何及？諸博士其務立為章程，督之會課，親為批評，以鼓其志。每月逢五日，本府發題會課，如有素考優等及英年志

²⁸ 班、馬：即兩漢時著名史學家班固與司馬遷。

²⁹ 作郡者：指徽州知府。

學者，督率入會，內選優等課文，量解數名，以考驗之，量加獎賞，用示本府督教之意。夫舍會課而妄取青紫，是賈人徒手入市而欲搏千金之富也，豈可得與？

一、前輩篤厚學校，往往有創置學租，專為供給生員讀書而設。後因貧窶教官取充囊橐，飢寒生員無志進取者，年年告賑，錢糧不充正用，通學未得實惠，以致學院查入循環，遂有掣肘。自是生員未沾顆粒之澤，而學租徒存虛名，頓失立法之初意矣。夫潤教官不若養飢寒之貧士，養貧士不若資英妙之生徒。苟取此以供會作文，豈非正用哉？諸博士可會同查議，如有無礙學租，許申詳本府，聽令支充午飯一餐，即纖簿，亦可為茶餅之資。倘有餘蓄，則加助紙筆並獎賞，尤本府所樂與者矣。如無，不必申報。但與良有司計議：遇有相應事宜，聽其設處。前有芳躅，豈患無學步者乎？本府亦從容圖之也。

一、邇來譚時秬（「秬」同「藝」——點校者註）者，孰不知尚清空、務奇古哉？故凡出左（傳）、國（語）、莊（子）、史（記）諸書，則爭高之。夫今古藝文，乃作者材料，誰能外也？但善學古文者，在悟其神氣，以資我之格骨；善學時文者，在得其機軸，以發我之性靈。此得趣為上，得言次之。如未得其神，而以一字一句為古者，是攘鷄小盜也；調本卑弱，而但以一字一句為工者，是箍桶木匠也；機不由衷，而竊人陳語為文者，是綴錦裁縫也。今後讀書，惟旋記旋悟、隨讀隨養，不可勉強畫虎。及得題之際，又須脫離記籍，先定此心，俾虛明無雜念，其中盎然，此思之玄、文之源也。然後默誦本題白文，以觀書旨口氣輕重緩急之所在；次憶註疏、講義，以繹訓詁襯貼之語。題旨已了然，方定問架料量，做法或對或渾，或斷或連，作何提掇，作何反振，作何交接，作何繳結。或應用實，或應用虛，實以虛行，敘事雖詳盡，務令疏朗。虛以涵實，說詞雖清淡却該括。實則實之，不可空疎；虛則虛之，不可增添。幽者顯之，難者易之。若理致題，更要明白典淺，無為奧僻之語；遇俗者新之，遇忌者化之。大要一篇之中，前虛後實；一比之中，上虛下實，亦有虛間實、實間虛，變換之體，前股上虛下實，次股上實下虛。或先抑後揚，亦有先揚後抑；或先反後正，亦有先正後反。一句八比之體，首二比定用虛，次二比定用柱子或眼目，然不可四平頭，如骨牌之狀。八比之後，仍

斷練數句，以見精神。總之講意不講詞，作流語不作對偶語，此皆作手也。故曰：用意於上，用詞於下。又曰：妙莫妙於用虛，是謂太美（「美」應為「熒」之誤——點校者註）玄酒，文之上品也。凡此皆有天然機軸，皆有正大規模，豈在蹈襲陳言片語，如啗已嚼之甘蔗哉！文成矣，各隨筆力資質，或平易，或奇特，皆能入彀。亦不可舍己從人，變壞自然手段，即如淫巧與骷髏貨物，並列市肆，皆有收之者。諸生何愁不遇乎？

一、文章尚矣，而根本受用之處，則在德行。嘗見有學馳名之士，居常文藝絕等，人期必中。及臨場，鬼神奪其總（「總」同「聰」——點校者註）明，阨其際遇，終身不第。此豈文章出人下哉？咎在德行薄耳！夫艷功名而薄德行，此造化之所忌也。本府平生習聞故事頗多，俱不必道。曾有一生夢登高第，而姓名與人同，問之朱衣者，答曰：「某行使假銀，已削仕籍。」乃與約曰：「吾兩人揭曉，復試驗一言。」後果中解元。卒道其夢，其人伏罪曰：「今爐錘果在也。」此人與本府同應試，所聞非誕語。然則鬼神所司者，又不專在文章，可不畏與？本府與諸生交淺，信義未孚，言何足勸？因取梓潼戒士文，錄示於后。蓋帝君藏元，命化以司桂籍，淑慝士類，尤青衿所敬畏者，試猛省之。

梓潼帝君戒士文：

科舉取士，不止一端，要在得人，以副眾望。一以陰功孝行為上，次以處己謙和為賢。苦學者則酬其勞，高才者則遂其志。傲忽者未免黜落，輕薄者姑示勸懲。文章假之以定其去留，神明司之以公其予奪。人不自省，明示訓言。嘗謂惟士無能，苦學為能。居貧曷富？成名則富。士無分於貴賤，人切在於勤勞，故大比先較德業之短長，故有司始定文章之優劣，不可謂前定而不能力學，豈可以宿緣而自怠操脩？名雖曰士，初無士行之寸長；身雖曰儒，徒為儒服之冠美。不敬天地，不信神明，狎侮老成，輕慢前輩。違逆父母，而逸樂度日，怠忽師長，而放蕩無時。試不仕則罪有司之不公，榜初張則謂庸流之濫得。責人者不能於責己，議人者乃所以議天。或恃己之見，而遏人之能，或銜己之長，而攻人之短。立身不正，則曖昧貪饕為能；用心不減，則以機巧變詐為勝。較短論長，而不從公道；奪彼予此，而弗恤人言。面譽背毀而求苟合於人，口是心非則絕不容於物。外貌雖慈祥，徒巧言而美

語；中情多狠暴，好潛賊而陰謀。不擇乎友，而交不義之朋；不和其室，而淫非己之色。舍己田，芸人田，失云多矣；作無益，害有益，損孰甚焉。預鄉薦者自為意得志滿，不復進脩；入省闈者則曰成功名遂，直可唾取。恃財傲物，挾長欺孤。常交貴結援，而每誇等流；以隻字片文，而蔑侮同輩。在市道則和合貿易，以覬其所得；遇州縣則鬪毆爭訟，以滿其所求。不忠不孝，甘心冒法而喜為；非禮非仁，直情徑行而弗顧。游畋無度，博奕費時。耽飲而自喪其神，逞威而乃敗於德。致屢困於場屋，安敢望於榮華。況三年初無伏案之功，而一旦遂萌登科之望。稍無成直歸之命運，纔有力專務於禱祈。不知天憲之難逃，深恐人心之愈惑。出處語哩之際，天必察之；進退予奪之間，神所司者。豈容倖取，不可計求。苟有行業之可書，奚患飛騰之不遂。邇者榮業相傳之後，屢有聲名，儒冠世守之家，反被黜落。不知營業之子，安分讀書，無形顏色；每見儒冠之後，自恃名族，多有驕矜。神明公取，專激勵於輕薄之流；天道左旋，用獎予於淳朴之士。若能自悟，晦迹韜光；望欲有成，勞心苦忠。曲盡陰功之事，務存忠孝之心。返乎上古淳朴之風，無流末劫媮薄之俗。自然詩禮傳家，科名復舊；謙和處己，氣象如初。天不負人，人宜力學。凡為士者，各宜戒之。

生日預辭鄉先生賀禮書

念某涼德，賴諸長者教植，被德孔多。屬當賤辰之期，必荷無已知愛，某所感激銘心，不可縷謝者，惴惴焉俱不能當。竊見交際，邇有清禁，大郡素有華名，惟不才忝六邑之長，若縉紳實士民之望。某將欲遵禁黜華，謝客倡屬，則孰若披袞瀝愫，預懇諸長者先之乎。謹預謝辭，倘蒙一允，踰於三祝。不然者，如錦帳雄文，褒與浮實，是溢吾過也；如文綺羅列，珍羞填門，是損吾福也；如賓朋接軫，僚屬和聲，是彰吾失也，某將有深懼焉。固知諸長者教愛，自有真肯賀其所未得，而增其所已懼乎！伏希慈亮，某不勝感激之至。謹啟。

終

新安蠹狀·跋

徽六屬，歙最首，被令最先，耳目睹聽最熟。丙戌冬，好古授牒至歙，脫筆石，服役簿書，有如冠猿，則日求吏業為鉤範，而旦夕所鉤範者無如府臺。迺府臺古侯先好古守徽七越月，環郡嘖嘖稱神君矣，好古拜下風，心嚴焉。每一令出，輒抽彤管簪述之，且二季所維，天子最侯課，下璽書，視兵東海，始探囊次第其語，請正於侯。侯麾之曰：「此蠹狀也，安煩剖劂為？」為好古不獲命，從侯所麾而題之曰《蠹狀》。夫侯以此為蠹哉！好古竊觀今之仕者，政成則有刻，刻成，動誇詡其詞以文之盈盈，沾沾以自為高，而有識童子已從傍掩口而咲。侯之德在人人，侯之澤在世世，侯之美政在閭閻道路。侯不自有其美而直蠹視焉，世之誇詡者反足稱美耶。好古不敢自謂盡榘矱於侯，而時襲其蠹之一二，亦足善歙。則世有具隻眼者，將無厭薄誇詡而惟蠹之師，好古且得而坐策之。

萬曆戊子季秋之吉

屬下歙縣知縣彭好古頓首拜跋。

本文於 2012 年 9 月 4 日收稿；2012 年 11 月 28 日通過刊登

責任校對：顏瑞均